

67
116
481

第十三



始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

皇清奏議卷六十

陳畿輔河道情形疏 乾隆三十七年 表曰修

工部尚書臣表曰修謹 奏為工程完竣並陳明河道情

形仰祈 聖鑒事竊惟畿輔河道蒙我 皇上軫念

民生籌及久遠 特命大學士臣高晉表曰修會同督

臣周元理認取相度發帑金五十萬兩鳩工興舉自二月

初旬冰泮之後督臣周元理遴員委辦 臣表曰修復奉

命查視臣於運河永定河上下左右俱經行周遍履勘

再三此番仰荷 特恩堤埝一切修整凡從前殘缺坍

卸之處增高培厚煥然一新自可資為鞏固 臣伏查永定

一河號稱難治水性渾濁挾沙而行與黃河相等但黃河

不煩轉輸直達於海此則入淀穿運然後入於海是以較

黃河尤為難治然黃河綿長數千里此則不出二百餘里

庫籍整理外寄贈本



之內人力猶有可施願自改易下口之後自六工二十號以下任其蕩漾而蕩漾既久泥沙停積南淤則北徙遂以北堤改作南堤迤北又建遙堤再淤再北則添越堤昨歲則又穿越堤而北矣若非此番特命經理則東安武清縣治將為歸墟之壑是以相度便利於新開調河頭以下導之使東斷其北徙之路作通河尾閘雖限於地勢何敢遽言一勞永逸然人事不可不盡未可復以任其蕩漾之說誤之則每歲皆當挑挖並每汛過後皆當挑挖必分泥沙於兩旁而中間河槽一道斷斷不可阻塞向來河官只講築堤不言浚河雖聖諭諄諄頒諸諭旨見於篇什者亦既深切著明矣而河員習氣難除以為浚河艱於施工又不能見效不若築堤之丈尺可尋工料可算其最不肖者或更藉險工為利易於開銷兼以下口任其

蕩漾之後遂更有所藉口而挑淤一事徒存名色不知淤日積則河日高加堤而河身與之俱長既不能下達則未有不旁溢者下淤上狹勢所必至此下口之疏濬在今日不可不急講也其上六工已無中流之形東衝西激在在皆成險工連歲趙村公義村等處漫口皆在上截蓋水不就下專恃堤埝為保障而沙土浮鬆安能抵禦此六工以上之挑濬至今日又不可不急講也臣查永定河額設挑淤銀兩並無庸另議加增只將歲修搶修之項通為一事則辦理裕如矣何以言之淤灘日減則各循中道各循中道則無東衝西激之患而險工日少無險工則無埽工而埽工之費歸於挑淤淤不厚則河流可以漸深河流既深不專恃堤埝以為防禦之術所謂行其所無事也此又不獨永定河為然也運河兩岸險工林立而所以有險工之

故則淤灘致之東岸有灘則水側注於西西岸有灘則水側注於東側注之勢偏刷堤埝於是加埽加鑲加戩百計為之無效曷若於水發之前凡有淤灘皆以川字河之法深濬溝槽水到引入槽中則險工便可大減亦請以險工之費歸於挑槽久之均化險為平矣臣半歲以來於工次逐加曉諭現在督臣周元理所見相同計議符合因永定河最關緊要須合詞奏請添設浚船並與器具使得水中施工以資挑濬但必須通工文武大小員弁俱協力同心方能奏效永定河道滿保近亦深能領會所承造浚船限於本月二十日完工原奏明偕督臣公同驗收臣回京後仍擬於本月二十四五日間周元理在固安防汛臣再往會同驗收船隻即將永定河各汛事宜熟商妥計新開下口作何移駐官弁以專責成其上六工作何分別平險配

與船隻於每歲伏秋過汛之後露出淤灘記名段落如某汛有淤灘幾段次年能挑去幾段能省埽工幾段以截淤多少為汛員殿最顯示黜陟之途俾以河平無險為陞轉之階庶廳汛不貪歲修搶修之小利盡知堤防之難恃挑淤之有益一意講求數年之後諸河必大有成效臣恭讀御製視河諸詩欽佩訓詞於敷土濬川要旨得

以仰窺一二今又襄理大工考從前致弊之由酌今日應行之務又督臣周元理誼屬同舟共濟若不及此一一務求美善則此次經理既畢復致因循仍不能大有裨益於我皇上不惜帑金詳籌利賴之至意殊為有負為此因收工之後直陳於聖主之前總之治河不外疏築二字而築不如疏理甚明白易曉築而不疏人特未以誠求之耳又直省之弊近水居民與水爭地如兩河之外所

有淀沂本所以瀦水乃水退一尺則佔耕一尺之地既報陞科則呈請築埝有司見不及遠遽為詳報上司又以納糧地畝自當防護如塌河淀七里海諸處埝埝直插水中其實原無埝埝之時水發之後仍然退出而埝埝一立水從缺口而入浸灌既滿被淹更甚及水退之時不能仍從缺口而出遂致久淹不退積滂為災多由自致而愚民無知仍以築埝埝為妥當遂使曲防重重甚有橫截上流俾無去路者現在既不能將廢埝之土普行除盡只得多開涵洞以為出路究不如原無埝埝之為宣暢也又往往倡為防禦下游倒漾之說殊不知倒漾之水隨長隨落不能經久而不顧上游之全無出路則誠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臣經行數次既有所見理合一併備陳梗概仰祈 勅下所司於一切淀沂原係蓄水之區嗣後不許報墾陞

科其淀沂中偶值涸出不得橫加埝埝則凡水皆有歸庶不致壅遏為上游之害而河道民田似不無小補矣

預籌河湖蓄洩修防事宜疏

乾隆三十七年 姚立德

署理河東河道總督臣姚立德謹 奏為預籌河湖蓄洩修防事宜以禦大汎仰祈 聖鑒事竊查山東運河自黃林莊北達柘園綿長一千二百餘里東有汶泗府洸等河西有沙趙漳衛等河諸水匯入每遇伏秋汎內大雨時行各河水發即有漲滿難容之勢目下夏至已過伏汎將臨自應預為籌畫妥協經理庶水勢分銷有路歸宿有資不致騰湧為患臣現已嚴飭廳營汎閘各員於重運過後即起除閘板上下通漕各閘及河一并開放將來運河水長之際即可暢達下注其兩岸犂溝撮眼逐一填墊平整卑矮堤工撥夫積築子堰備資抵禦再查南旺以南兩岸

皆湖大汎期內水勢常恐其過盛而地形東高西下應即將南旺下游之戴水口十四草閘悉行開放俾東岸獨山湖水穿運以入西岸之昭陽湖下達微山湖由韓莊湖口閘壩廣為宣洩先期騰空各處可以容納汎水如馬場一湖本受泗府洸三河之水今重運已過不需湖水接濟自應節減湖之來源照例堵築黑汎口涵洞俾泗水全由金口壩以達獨山湖涓滴不入馬場湖則馬場湖專受府洸之水可免泛溢之患又南旺一湖地居上游每遇汶水長發即由常鳴等八斗門灌入湖中本年頭進船至開放涵洞宣洩以來湖中所存底水無多而對岸之獨山湖挹注濟運尚有浮餘之水仍應暢開利運等草閘使獨山湖洩入南旺湖內裒多益寡汎漲足資容納至南旺以北向有戴廟五空橋張秋滾水壩平水三閘自五空橋以及東昌

龍魏灣滾水壩恩縣德州哨馬營各減壩汎水分道入海即可隨長隨消此外尚有臨清板閘以北係汶衛交會之區汶河水清衛河水濁設汶弱不足以抵衛每霖倒灌停淤稽阻回空糧船甚有關係查該處建有雞嘴草壩臣已飭廳照舊鑲修高厚藉束汶流以敵衛水頗為得力回空至口尚須察看兩河水勢將磚板一閘相機遞互啟閉以免渾濁之水灌入閘河惟是伏秋大汎諸水長發靡定固應多求分洩之路以保堤岸民田若渾流一過即須設法收蓄以濟來年重運臣因赴豫防汎將以上應辦各事宜責成運河道孫庭槐遵照妥辦並將水勢長落情形不時查明稟報外所有臣預籌湖河蓄洩修防緣由恭摺具奏伏乞 皇上睿鑒

陳地方應興水利疏 乾隆三十七年 裴宗錫

安徽巡撫臣裴宗錫謹 奏為敬陳地方水利應行興理事竊以守令之官皆有牧養斯民之責凡一事之有裨民生一物之可資民用均宜悉心講求至於農田水利有關教養諸大端尤宜視同家事實力舉行臣前於入境時往由鳳陽一帶竊見該郡屬高岡曠野棄地頗多樹木蔬果亦無栽植當飭該府縣親加督率以漸開闢即其地不宜五穀亦令各隨土性所宜廣栽木植以資材用各境內應修塘堰應築河梁亦飭查明次第詳辦旋據該州縣將勸栽樹株造冊報查并將宿州靈璧虹縣各境內應疏之南北運糧河鳳河荀家河披箭溝九里河暨鳳陽壽州境內有關蓄洩年久未修之鹿塘安豐塘等處分別詳請官修民辦惟安豐塘工作稍繁甫經報竣現在另摺奏 聞其餘皆於上年春夏辦理完畢嗣於上年秋鳳泗所屬之

九州縣衛偶被偏災臣親往各該處周遭察看非特地利多遺即現種田疇亦不知將農功切要之圖講求營治如高阜之處別無水源可引自應多作池塘低下之處夏秋水漲即淹自宜厚築圩圍以備灌溉而資捍禦乃該處業佃人等情竊成習罔識經營是以雨澤稍稀即憂乾暵湖河偶漲即被漫淹此固天時地利有不齊實緣人事有未盡臣於查勘時目擊情形即諄飭地方官留心查辦緣災賑甫畢又值東作方興未遑辦理茲安省本年仰賴 聖主福庇雨暘時若夏麥秋禾俱獲豐收而鳳泗各災屬較之別屬更為豐稔乘此場工已畢家有蓋藏正宜將農田切要之圖及時督辦臣現在劄飭該府州縣董率所屬親歷四鄉勤加相度先將某處地居高阜應浚池塘若干口某處地居卑下應築圩圍若干段酌定寬厚高深各丈

尺造冊存案並送各上司查考一面仿照業食佃力之例
剴切勸諭刻期挑築在興作之始愚民或未盡樂從惟在
地方官不辭勞怨督勸有方如一時未能並舉則先近後
遠先易後難總期日計有功始終無倦俾一鄉獲利四鄉
皆知慕效其有不率者亦即於巡行阡陌之時懲一儆百
久之當亦自相勸勉其餘廣植桑麻紡績織紝之事亦令
隨宜教導統俟辦有端緒臣當遴委大員前往查驗如果
能實心經理著有成效臣核實奏聞有應陞之缺即
請予錄用以示獎勵其有怠惰偷安虛應故事者將地方
官及不加督察之該府州一併嚴叅示儆仍酌定章程連
年遵辦以期仰副我皇上敦本重農為民興利之至
意其餘江北之安慶廬州和州江南之池州太平各府州
臣於上年夏秋屢經親歷各處民人尚知務本勤力如無

為太平等處堤壩圩圍冬勘春修皆有久定章程臣復時
加督察現在官民俱各遵循無誤惟寧國徽州二府地居
偏僻臣未經親到該二處民人多以貿易為生在通省中
較為殷富但如寧國所屬之旌德縣及徽州各屬本地所
產常不敷本地民食雖在豐年米價亦不能大減是否地
利人力俱有未盡非親歷其地確勘未能深悉省城現無
應辦要件今臣於本月二十一日自省起程前赴徽寧一
帶察看地方如有應辦事件容臣查畢回省據實具奏
議請專立繼嗣疏乾隆三十八年 胡季堂

江西按察使臣胡季堂跪奏為請定繼嗣專立一人以
息訟端以厚風俗事竊惟立繼祧原為慎重嗣續非為親
族朋分財產計也江西訟詞繁多控爭繼嗣者尤為不少
臣每於案牘中留心披閱無論大家世族田野細民凡無

子之人薄有貲產族黨即舉起紛爭不奪不廢或稱應繼或稱愛繼或稱繼者本非無子之人所喜悅執定應繼次序必欲勒令承繼或應繼者本無不得於所後之親而別房以愛繼之說鑽謀慝惠必欲另為擇繼或子屬夫亡並未成婚亦為議繼或子已成立身故不為其子立繼反為其父立繼又或既為其子立繼又為其父立繼或大宗無子並無家產小宗止有一子即稱獨子不出繼忍絕大宗或有家產即非大宗又稱現在雖止一子將來尚能生子不妨先行出繼並有大宗無子之人偏愛遠房之姪不立周親致其祖父本有親子親孫轉令遠支承其裡祀訐告糾紛殊為人心風俗之害伏查例載無子者許令同宗昭穆相當之姪承繼先准同父周親次及大功小功總麻如無方許擇立遠房及同姓為嗣又云繼子不得於所後之

親聽其告官別立其或擇立賢能及所親愛者於昭穆倫序不失不許宗族指以次序告理並官有受理各等語是可知應繼之人果為所後之親喜悅自無另立愛繼如不得於所後之親例得告別立則應繼者即當歸宗若尚未定嗣無子者素與應繼之人不相和睦或曾訐訟有案是既非喜悅即難以強其立繼在繼後不得於親尚得告官別立今未繼時已非情愿若復拘定應繼之說議令承繼則繼後尚能保其相安無事耶至例稱無子者係指已經成立娶有妻室者而言若夫亡或未婚則是尚未成人自應為其父議繼若有子成立已死或子死而其婦孀守自應為無子之人立繼不必再為其父立繼再一子不許出繼前乾隆四年奉部議覆如止有一子雖係期功近親分應得子之人亦不得以獨子過房為嗣申飭在案又輯註

云應繼之房止有一子當出繼不當出繼須依大宗小宗法議之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等語是大宗無子小宗雖止一子自應將小宗之子承繼大宗其小宗另行議繼若非大宗則凡止有一子者雖期功近親分應得子之人一概不許出繼例意昭然自可察觀互見無如地方有司因見例內有應繼愛繼兩條調停中立每斷應繼與愛繼並存并有為未經成立之人議繼者有不為無子之人立繼而為其父立繼者有既為其子立繼又為其父立繼者有誤會一子不許出繼致絕大宗者有大宗無子尚有小宗可以立繼而別立遠房承嗣者以致訟師蠹吏播弄把持迨至上控督撫司道酌核定斷而其人所有資財早已消歸烏有為無子而繼子而興訟卒至鰥夫殘婦產盡家傾雖繼子而仍同無子情實可憫臣請嗣後凡無子者慎立

後嗣一人照依同宗昭穆次序承繼繼後不得於所後之親聽其告官別立前繼之子即令歸宗若同父周親之姪或素有嫌隙或訐訟有案應不准其立繼即在大功服屬內承繼大功小功如有訟嫌亦即遞降議立其夫亡未婚者或已娶而故其婦未能孀守者均毋庸立繼仍為其父議繼若有子已婚而子亡其婦人能孀守者應為其子立繼不得再為其父立繼至大宗無子自應在同父周親小宗內立繼即小宗止有一子仍繼大宗其小宗另行立繼如非大宗凡係獨子雖期功近親一概不許出繼如此明立科條分別定斷庶絕覬覦之端永免紛更之擾訟端息而風俗較厚矣

奏明進勒金川分路進攻緣由疏乾隆三十九年

阿桂

定邊將軍臣阿桂謹 奏為遵 旨明白回奏事竊臣
籌議各路進勦金川一摺屢奉 上諭嚴加訓飭臣跪
讀再三彌覺悚惶無地除勦滅金川一事臣斷不肯畏難
不辨所請添派兵丁及小金川各處不設防兵為併兵直
入之計而賊人碉寨非一時所能猝辦各情形業經詳悉
奏 聞在案伏查此次大兵進勦兩金川已歷兩年之
久所用軍需幾及二千餘萬是以凡過人夫糧餉等項苟
可稍為節省無不悉心計及今備拉地方幸叨 皇上
威福得以迅速掃平而接勦促浸臣尤冀早歲一日之局
即可多省一日之用特以此時不動則已一動必期得手
始不致曠日需時仍復多糜帑項惟是未經克復備拉以
前促浸賊人俱於備拉地方早為預備及將次克復備拉
之時促浸賊人即於自己地方嚴為守禦蓋兩金川原可

朝發夕至前次大兵於十月二十九日見敵度險金川賊
人即於三十日分赴各處而功噶爾拉木果木等處均有
上半年據守碉卡賊人就近調其醜類實屬多於聚守臣
前此奏明逃出被遮之土漢各兵供稱促浸賊人原欲往
備拉地方代其守禦及聞大兵攻進即於初三四日分往
功噶爾拉昔嶺等處是賊人斷非無備已屬顯然而明亮
等前此從翁古爾壘帶兵至即車爾宗溝口納圍納札木
等處均有賊人在山上碉卡節節拒守蓋賊人早有防禦
而又以官兵從此而上均係仰攻必不能得利是以敢於
出此及官兵置之不理始漸次歸入當噶山梁碉內拒守
皆衆目共睹之事且臣初至美諾時兵不滿千係奎林從
南路來親見各降番雖陸續來投皆不可信之人臣一面
派兵各處彈壓一面撫馭分駐降番始為妥帖且官兵從

連圍進攻皆未攜帶鍋帳十餘日露宿野處衝冒風寒雖熱水一勺亦不可多得均不免於疲乏至大局稍定之後始令兵丁換班回赴連圍搬取鍋帳亦至臘月初始得齊全至大板昭一帶海蘭察於克復底木達等處後即已派兵前往所有番民除於未到之先迎入促浸外其餘均已就撫遷往雜谷腦安插並無應須攻勦之處其由該處進兵之路即係谷噶卡立葉等處然係新經訪得之路情形未及探明夫料全無接濟其勢萬難前進若即帶此攻打十餘晝夜困疲之兵冒昧妄行賊於此路再加嚴守更無可辨之路而功噶當噶賊人守禦本堅即令八旗勁旅乘勝攻撲堅礪未必遽能多殲賊衆躡其要隘前進既屬不能則撤出即多費錢糧如去年溫福攻打功噶爾拉兩月有餘萬難措手因而撤往昔嶺其功噶爾拉即須留兵三

千餘名以資駐守今臣一至美諾若不論事之有益無益突於此兩路進攻至攻之無利別籌他路而此兩路已需兵數千駐守且須步步接應即得妥便可進之路兵力轉致不敷今欽奉 諭旨以明亮既欲赴馬奈一路當令奎林富德等徑往當噶進攻臣既領赴谷噶等處當於功噶山梁派兵攻勦以緞賊番全勢指東擊西奇正並用仰見 聖明指示實協機宜但以現有兵力而論臣處官兵共有二萬六千計於美諾底木達等處及附近谷噶之後路留兵萬餘所存一萬五千人自不能再撥數千由功噶爾拉等處進攻以分賊勢而明亮處官兵共二萬人除去分防各處止有兵一萬餘人現在明亮酌擬於當噶各隘駐兵一千名亦僅數哨偵探不敷進攻之用是以臣前奏現於附近功噶爾拉及春牛廠等處多舉烟火多張

聲勢即為牽綴功噶爾拉及昔嶺木果木賊人之勢但俟
谷噶之兵佔得要隘即將牽綴之兵撤往併力合攻惟留
前此擬派駐守之兵其南路大概情形亦復如是惟冀省
得多兵即可攻開要隘至人夫短少誠係總督等專責但
如前此攻得底木達布朗郭宗時所帶十日口糧業經罄
盡而又並無人夫挽運之糧各處官兵均獲糧石得以接
濟無憂枵腹若倚挽運之糧則先已告匱官兵止可撤回
尚何能取大板昭曾頭溝等處將備拉之地全行底定彼
時因於大事無礙而兵行迅速伊等亦出於無可奈何是
以未經陳奏今此次統兵進勦路程較之由連圍而至美
諾底木達等處加倍有餘不得不催其籌辦而應用人夫
亦非預先齊備坐聽調用又須於各站抽撤或從內地解
送前來亦不得不需時日至備拉全境必藉能事大員彈

壓督辦美諾固為適中之地而底木達布朗郭宗亦為接
應谷噶緊要之區常青一人兩處照料仍恐鞭長莫及其
間尚應另派大員接應若復移駐僧格宗則地處一偏於
底木達布朗郭宗東北一帶更屬呼應不靈況各土司地
方其有路當孔道而無大險可恃者則設為官寨以供防
守如美諾底木達布朗郭宗及僧格宗等處皆係四面受
敵之地僧格宗碉寨本在山麓而又近經燒燬即欲設兵
亦須駐在山梁之上方為得勢現經明亮奏請於富勒渾
王進泰二人內兼管並未派出總統大員查成國現已卧
病月餘留在此間尚恐不能倚仗而三雜谷一帶將來亦
無須帶兵駐守但此路大員非係生手即係進勦所不可
少之人容另行詳酌奏聞至僧格宗章谷一路既已
駐兵則必須熟於該處情形者方能料理至總兵英太參

將汪騰龍在南路日久應於此二員內派留一員駐紮似屬有益並已札知明亮商辦再汗牛十四寨頭人若均解送進京則雖仰遵 諭旨沿途押送止須留心防範不必過嚴又告以召令赴京承受 恩典而番人畏赴內地如同殺戮驚懼自不能免今連其家屬移往打箭爐嚴加約束則既繫念其屬下之心而亦必不至於免脫今准明亮來札意見亦屬相同其俄坡一路由彼前進原距勒烏圍不遠但此路難以前進之處業經豐昇額密遣索倫等兵前往探明具奏况豐昇額止有兵五千名往彼進攻斷不能得力而卡立業一處形勢既已較便聲息亦屬相通於此前進可以直據薩爾赤鄂羅山從上下壓臣實因進勒金川各路中惟此兩路尚可得手而此兩路又必分途並進始為有益若復一失此機其勢便難是以不敢稍

有拘泥現又飛札密致豐昇額令其前往卡立業合攻以收深入之益總之勒滅金川一事臣一生大局定於此身命亦繫於此而諸事均定於此一年之內若復稍有畏難之見且欲巧為嘗試不直陳於 君父之前則不但為天地鬼神之鑒察此心何以自安亦豈不畏 皇上之治今蒙詳悉 訓飭臣惟有深咎前奏之未悉忱悃之未孚若前奏內有絲毫作偽用巧之處必為冥冥中深惡而痛絕謹縷晰覆 奏

議官兵進勒金川疏 乾隆三十九年

阿色布騰巴爾珠爾

定邊將軍臣阿桂參贊大臣臣色布騰巴爾珠爾謹 奏
為奏 聞事竊臣等酌量現在辦理情形仍定於正月
初六日自布朗郭宗發兵初十日進攻谷噶以期深入緣
由先經詳悉具 奏在案昨接豐昇額來札云已定於卡

立葉一路而來惟是將軍行動易為羣聚所傳說因札囑
豐昇額先為揚言於衆欲來美諾底木達等處與西路將
軍會合俟至曾頭溝時從薩爾赤鄂羅山溝猝然進勦庶
使賊人無備但豐昇額處兵力計所帶西安駐防索倫雲
南兵三千三百名及從丹壩帶來之六百名合以將次到
營之楚兵二千僅有五千九百名力量尚為單薄臣等思
前此署襄陽鎮官達色帶兵一千九百名在梭木黃草坪
一帶分駐原為防範備拉賊衆之由大板昭等處逸出今
備拉全境蕩平大兵現往卡立葉谷噶前進則黃草坪一
帶地方已可無庸防守查豐昇額由卓克泉前進經過各
隘口內惟孟拜拉措角溝各應留兵二三百名曾頭溝溝
口亦應設兵三四百名均於官達色所帶兵內撥出八九
百名分駐三處庶後路既屬無虞尚可餘兵一千令官達

色帶領併入豐昇額一路以資攻勦之用已於二十八日
札令照辦再雜谷土兵之在宜喜者共一千餘名臣等向
聞其與綽斯兵不和彼此互相告訐留於該處實為無益
况豐昇額現帶土兵為數無多若令三雜谷兵跟隨豐昇
額進勦伊等距其巢穴甚近自必更為踴躍而舒常處除
分防各後路官兵外尚有漢兵四千七八百名又綽斯甲
布兵三千六百名共計有兵八千餘名以之牽綴駐守無
虞不足自無再須此項三雜谷土兵臣等於二十五日一
面札知豐昇額並札商舒常令其酌量情形即速撥往但
即合此兩項漢土官兵亦不過七千九百餘名尚恐不敷
應用臣等又派健銳營兵五百名又索倫兵二百名令與
前項所撥之三百名合成一隊又以西安駐防烏鎗頗為
練習派撥一千名與豐昇額處所有在西安駐防之兵均

歸副都統書麟管轄更屬整齊又派陝甘兵三百名共二千名令侍衛伊達禮常保住等帶往扣其路程限期務於初十日直取薩爾赤鄂羅山隨同豐昇額一路進攻均聽豐昇額調度是統計各路添往之兵豐昇額軍營已有兵九千名儘足一路協勦之用若再得雜谷之兵即有萬餘更為聲勢壯盛臣等又屢將進勦機宜詳悉指明並將道里數繪圖貼說星馳寄往又恐其無認識此一帶路徑之人於二十六日派令老實番人二名前往以供嚮導自能收分路合攻之力至明亮處於二十八日來札稱思角探路之人至今未回遲至數日可得確切信息等語明亮現於二十七日自即車爾宗移營前赴章谷俟得思角之信發兵進勦亦可無誤此期至臣等處已將各山梁應駐之兵抽換駐守應行進勦之兵將今夜行晝仗密赴布朗

郭宗一帶聽候分起進發所有鉛丸火藥等物先行逐一查點又令額森特先往督催糧員將應領乾糧米麩按起分令攜帶務於初五日以前一一妥備臣等於正月初一日自美諾起程仍輕騎減從不使賊人稍覺一至布朗郭宗即於初六日令官兵按隊進發密運造行務期於初十日攻開谷噶了口前進為破釜沉舟長驅直搗之計所有臣等將豐昇額一路官兵詳細指辦並起程前往緣由謹恭摺具奏

籌議洹河情形疏 乾隆三十九年

何燭

河南總督管巡撫事臣何燭跪 奏為勘明洹河情形遵旨籌議仰祈 聖訓事案准部咨議覆河東河道總督臣姚立德具奏豫省安陽縣洹河高平閘應於二月初一日起至五月十五日止堵閉閘門俾水全歸衛河濟

運並責成安陽縣縣丞管理一摺九卿會議放水規則與原案不符如此辦理是否於漕運民田無顧此失彼之虞抑或河勢變遷非堵高平閘不能暢流歸衛又或萬金渠南石橋原定歸入正河之三十三洞民間私開以致濟運無資之處令臣會同督河據實確勘詳悉妥議具奏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咨行到臣查濟運灌田均關緊要難容顧此失彼而河勢變遷恒無一定若非親歷確勘未敢懸揣定擬臣於彰德府閱兵之後帶同河北道朱岐及地方守令等親至洹河兩岸溯流尋源逐一確勘洹河發源於善應天禧二泉由南石橋下達復滙珍珠馬蹄二泉委折而東趨入衛以濟運石橋坐落高平村外乃東西往來大道昔人截河修砌石路留洞過水名之曰橋其實低而且平面寬七八尺長三十餘丈洞門各寬五六尺高三

四尺水大則漫橋而過水小則由洞流通高平閘在石橋下游東北隅距橋一百四十餘丈閘門寬一丈二尺高丈餘閘外河中民築竹絡壩一道約長十餘丈攔水之閘達萬金渠以灌田康熙二十九年巡撫閩興邦原議題准用竹絡壩塞閘濟運通渠之制事隔年遠且曾經另立章程已無可攷即雍正四年內閣學士何國宗等改議橋東十洞許民引水橋西三十三洞盡歸正河之處查看橋之下游並未有洞口築有堤埧定立界限東西各洞之水歷來歸併一河下注無所分別細察全河關鍵全在高平一閘關閉則涓滴歸衛閘開則洩水入渠近因臨清口外衛河淺溢高平閘已下板閉民間現不需水毫無異說此洹河高平閘實在情形也河臣姚立德前奏將閉板依期啟閉原屬因地制宜但未將橋洞分水無界之處聲明以致九

卿議駁茲臣親歷籌度悉心詢訪從前閘與邦竹絡壩規制雖無可考而三月初一日堵閘至五月十五日開放之例勒碑現存自改議以東西橋洞分水之後高平雖有閘板而啟閉皆隨民便伏思既有閘座即可啟閉節宣原不必另用竹絡壩堵塞而定以橋洞分水又無界限區別雖原題有許民自築石子壩之語現今並無存留分水實無規則就現在情形而論欲仍依橋洞分水籌立界限該處正當河心築石子壩則山水暴衝立見坍塌斷難經久若改築石堰則工長費鉅民力難支必致多費帑項自未便拘執前人成議徒事勞民費帑仍致有名無實再四籌畫除高平閘之外實屬別無可辦惟是高平閘既關全河水勢若不定以啟閉之期誠恐重運遄行衛河需水有費周章臣通籌運道體察民情若於三月初旬即將高平閘堵

閉時值二麥長發大田播種需水灌田未便阻民分潤查江廣重運幫船約於四月望後甫抵臨清陸續北上其時二麥已收早稻已種民間尚不急需灌田以民用之有餘濟漕運之不足實為兩便請每年於四月初五日起至五月十五日止將高平閘板堵閉俾洹河全資歸衛濟運過此悉聽民便所有閘外現存民築之竹絡壩在閉閘之時全歸正河並無所碍若冬春水涸民田需水亦必藉壩挑水入渠應仍其舊至責成安陽縣縣丞管理之處查縣丞微員不足以資彈壓應請專委彰德府通判就近督率經理仍令河北道不時稽察如此立法既不致勞民費帑更可以經久無弊而濟運灌田不失舊制尤為便捷實無顧此失彼之虞於漕運民田均有裨益矣

請定干犯庶祖母律例並服制疏 乾隆三十九年

歐陽永琦

江西按察使革職留任臣歐陽永琦跪奏為請推干犯庶母治罪之條仰祈聖鑒事竊照法莫重於倫常罪期協於情理律載父有子女之妾稱為庶母又載妻之子打庶母傷者比依弟妹毆兄姊律杖九十徒二年半又載妻之子及妾之子毆傷庶母依律科斷如毆至死者擬斬監候謀故殺者亦擬斬監候秋審酌量情罪定擬等語是嫡子衆子毆傷庶母與至死已荀專條惟嫡孫衆孫於祖有子女之妾以庶祖母稱而律例並無干犯作何治罪明文查嫡孫衆孫與旁支卑屬不同祖孫父子本屬一體恩義並重律無等差况庶祖母乃父之庶母親伯叔之生母也因律無加重之條毆打僅予輕笞至死得同凡論未免法輕易犯亦於情理未安且恐嫡子衆子於庶母或有夙

嫌轉可縱子欺凌禮禁未然防維宜豫臣請嗣後孫有所犯罪同其父遇有毆庶祖母傷者即照毆庶母科斷若毆至死及謀故殺者亦擬斬監候秋審酌量辦理似於國家明罰勅法之典愈昭詳肅抑臣更有請者律內嫡子衆子為庶母服齊衰杖期嫡子衆之妻同而於庶祖母並無服制又妾為家長父母制服期年而於家長之祖父母亦無服制似於推分明恩之道稍為未備事關禮制臣愚未敢輕議可否勅部議覆仰懇聖訓臣管見所及是否可採伏乞皇上睿鑒

皇清奏議卷六十

皇清奏議卷六十一

奏請海疆禾棉兼種疏 乾隆四十年 高晉

太子太傅內大臣大學士仍留兩江總督統理河務革職
留任臣高晉謹 奏為海疆地廣民稠應請禾棉兼種以
足衣食仰祈 聖鑒事竊照大江以南江寧鎮江常州
蘇州府屬地方土多沃壤民習耕種且能手藝營生衣食
足資利賴惟松江府太倉州海門廳通州並所屬之各縣
逼近海濱率以沙漲之地宜種棉花是以種花者多而種
稻者少每年口食全賴客商販運以致糧價常貴無所底
止臣思衣食並重種棉花雖可織布成衣然而一日不再
食則飢是飢之較寒則又食重於衣矣臣從前閱兵兩次
往來於松江太倉通州地方留心體察並詢之地方府廳
州縣究其種花而不種稻之故並非沙土不宜於稻蓋緣

種花費力少而獲利多種稻工本重而獲利輕小民惟利是圖積染成風官吏視以為常亦皆習而不察以現在各廳州縣農田計之每村莊知務本種稻者不過十分之二三圖利種花者則有十分之七八又究其所以種稻多費工本之故則因田間支河汊港淤塞者多艱於車水工本不無多費臣曾諄飭府廳州縣勸諭地方紳士鄉農照業食佃力之例將凡有淤塞溝洫次第開挖並剗切出示使食重於衣多種稻而少種棉官民固知為根本之計未嘗不計及于此無如官無考成民惟圖利奉行未免有名無實臣去歲奏赴通州閱兵今又到蘇松補閱營伍並渡海至崇明復加體察詢之地方官雖較前稍知改業種稻但小民趨利若鶩究不能望其實力奉行即如崇明一縣向因本地多種棉花不種糧食准其招商在藩司衙門請照

赴上江之和含運漕等處聚米之區採買運濟乾隆二十一年以前臣在安徽布政使任内核計崇商請照買米之數不過二十餘萬石近則遞年加增已買至三十餘萬石此即生齒日繁本地糧食不足之明驗矣臣再四思維並於過蘇時又與撫臣兩司面為講求臨民之道固應好其所好而食為民天又不可不謀其久遠之計各州縣雖有常平社倉以備緩急而水旱無常一旦歉收本地既無積蓄倉糧有限又將何以為繼此沿海沙地亟應改棉種稻以裕民食者也但立法不善非特無益轉恐累民惟有寬其限期善為化導使民自知務本漸臻饒裕以享 盛世昇平之福斯為盡善臣請嗣後以三年為限責成松江太倉海門通州各府廳州縣地方官將應開溝渠並淤塞支河汊港多方設法照業食佃力之例次第勸民開挑深通

以收水利之益然後勸諭紳士百姓凡田土在一頃以下者應聽其便若在一頃以上者只許種棉一半其餘一半改種稻田士民之遵行者獎勉之抗違者教戒之府廳州縣果能視民如子實心實力認真督辦道府隨時稽查如有成效詳報督撫核實特疏保薦以獎循吏倘或虛應故事奉行不力甚至假手胥役藉端滋擾者以聞茸溺職糾叅道府失察或有心徇庇一併叅處如此寬以限期則民無擾累官有責成將見本地之產糧日多不專藉於外來商販似於海疆民食大有裨益

籌滇省銅政疏乾隆四十年

裴宗錫

調署雲南巡撫臣裴宗錫謹 奏為直陳滇省銅政實在情形謹籌持久之計仰祈 聖鑒事竊臣蒙 恩調署滇撫於八月內到任該省一切吏治民風現在次第留

心整飭而各廠銅政上關 國寶下裕民生尤為重務臣於銅務素未諳習履任三月除遵照部行期限數目日夕督辦儻催外仍親自檢查歷年題奏成案密訪近來廠運情形竊見京外各處及本省歲鑄需銅一千餘萬自乾隆三十年後盈縮不齊邇年以來獲銅較多約計每年有一千二百餘萬皆仰賴 皇上深仁遠被經畫多方節年部臣及歷任撫臣所以講求調劑稽核之法亦益加詳密是以獲銅之多斯為較旺然而工價之多寡本息之盈虧廠欠之名去實存通商之弊多利少臣悉心體察所見既真若復因循掩飾弗籌久計則不惟現在獲銅之數難以豫必而虧挪遺漏之弊且恐更滋有不得不直陳於 聖主之前者查官銅定價之初每百觔不過三兩八九錢至四兩不等湯丹大水等廠亦止五兩一錢自乾隆十九

年以後歷任撫臣陸續陳奏以各該廠硃深炭遠油米昂貴疊次請增皆蒙 恩允自是大廠增價至六兩及六兩四錢小廠至五兩一錢五分最下金釵廠亦加至四兩六錢 皇上之加惠廠民者可謂至矣顧臣甫履滇境即聞各廠頗以工價不敷為累臣竊疑此或因軍務案內特恩暫加之價展限至上年六月甫議奏停各廠價值乍短六錢不無拮据若果有此情自當仰體 皇仁據實奏明懇祈再展而博採輿論且謂廠累過多非六錢之價所能補足臣以為此必廠民無厭之求官吏偏私之見理不足信數月以來明查暗訪取各該廠打烘扯爐之夫工糧食並燈油爐炭價值逐一核實折中牽算即以硃砂稍旺之廠計之百觔之銅實少一兩六錢若更硃薄銅稀則賠折更無底止此 臣親自鈎稽得其確數非同泛擬

者也考廠由來則工價不敷非自今始由於官買之初定價較他省本為最輕而廠民不以為累者當年大小各廠歲辦銅不過八九十萬後數年亦不過三四百萬比於今日十纔二三交官既少私賣必多廠民利有私銅不計官價嗣後經理既久私售之禁漸嚴官價之數日增廠民僅恃官本辦理始形掣肘雖經疊次請增而原定既輕遞加難並於民則領後補前官則移新掩舊而廠欠之弊出矣查乾隆二十年以前豁廠欠不過數百兩至四千餘兩而嗣後每年豁免至六千九百兩不等然猶格於定例豁少欠多積至三十二年查出民欠銀十三萬七千餘兩經理之員均各罹罪分賠迨至三十七年又查出民欠銀十三萬九千餘兩復蒙 皇上加恩廠民俾以帶鑄完項又除豁免之例令於發價時扣存餘年以備撥補仍責成

各上司按季盤查歲底結報立法已極周詳是以每歲奏銷冊內動放工本與收獲銅餉數目相符亦既年清年款無復存廠欠之名矣然工本之外尚有官借預貯油米炭價一項係乾隆三十四三十七等年奏蒙 恩准為廠民接濟所資此項官借物價例應按限扣繳廠員目擊採辦之艱不得不稍為通融前扣未完後借復繼廠民賴以敷衍辦公而逋帑因之日積即如新開諸廠不過二三年間積欠已至九萬餘兩現經督臣圖思德查奏追賠在案其餘各廠大概可知是廠欠不在工本而又在官借臣所謂名去而實存者也臣現在分遣幹員親履各該廠將前項未清油米炭價按年截數分別清釐早籌歸款不敢蹈襲虛文出結了事至於廠價未敷久厯 睿憲三十八年 特恩照彰寶所奏以餘銅一分聽廠民通商自售

留有餘於民正以籌不匱於官也今臣細加訪察如湯丹等大廠現在應交官銅及東川局帶鑄歸欠之外原少盈餘如金釵等廠低銅僅可攬使鑄錢不中別項器皿商人承買亦復寥寥其餘各處小廠交官本無定數雖限以一分自售而奸商覬覦廠棍隱瞞因有通商之例轉開遺漏之端商力未見寬餘官銅適滋耗弊就臣管見所及竊以為杜私銅之路不如永禁通商而欲清廠欠之源不妨明增價值自二十七年以後從未有以加價請者只緣滇省經費半出銅息而加價之項向例亦支息銀銅價漸增銅息漸減恐致經費不足公帑有虧不思節年廠欠累累何非帑項事後籌補亦豈良圖至課息之盈虛視辦銅之多寡倘廠力不齊歲出日減則課息亦輕况京外鼓鑄攸關不得不籌遠計臣再四思維期求不支正項不動息銀而

奏六十一
可備加價者唯有鑄息一條本自向來成法滇中舊設一百四十一爐餘息甚多籌餉辦銅率皆取給自三十一年因銅餉短少楊應琚奏停省局東川臨安加鑄三十五年明德奏裁大理廣西臨安順寧各局及東川新爐歲少鑄息一二十萬自然之利多年坐失以致明知廠力消乏莫敢議加現據督臣圖思德於署撫任內議請復設大理臨安保山三局每年可獲銅息二萬五千餘兩如蒙部議覆准伏乞 皇上天恩准以此項鑄息賞給各廠再滇省近年歲獲銅餉除撥供京外及本省現在爐局鑄用外各廠抵銅尚有餘剩並請查明數目酌量增爐總以盡復舊爐為限每年鑄息又可得五萬餘兩亦備加賞之用約計各廠每百餉可加銀六七錢其餘不敷臣請將各廠上年蒙 恩准予一分自售之銅不令通商每年約有一百

二十餘萬餉一併收回以作加卯代為帶鑄扣還沿工各費外約可獲餘息銀七萬餘兩按廠分大小分別酌增通計復爐加卯之息大廠可增至一兩五錢小廠可增一兩俾工本充足可無不敷滇省五金所出產之不窮但得廠戶有利無累歲獲銅餉自可有增無減且油米依期坐扣廠欠可以永除銅餉盡經官手私賣可以盡杜況查近年私鑄屢經犯案若官錢既多私錢自絕庶幾散錢息以收銅息厚廠利以清廠弊臣愚昧之見未知所陳是否合於例議但臣受 皇上委任隆恩覩此銅廠實在情形不敢絲毫隱飾伏望 勅下部臣通盤籌畫規一永遠之計倘臣言或有可採所有一切應辦事宜容臣會同督臣圖思德按款妥酌具疏 題報

議予謚明臣疏乾隆四十一年

舒赫德

大學士臣舒赫德等謹 奏為遵 旨集議具奏事臣等恭奉 諭旨飭查明季殉節諸臣予以謚號仰見我

皇上聖仁公溥覃被無私表微闡幽至為賅備伏考戴記謚以尊名節以壹惠鄭氏註言謚者行之迹謂使聲譽可得而尊信即以其行一大善為謚也惟是歷代易名祇為飾終常制而勝國遺忠並膺茂典者實曠古所未有謹按順治九年 世祖章皇帝軫念明末甲申殉節之臣自范景文以下二十人及劉文炳鞏永固衛時春張慶臻錫謚有差乾隆四年 皇上允廷臣所請于明臣趙謨復予旌謚大義嘉名後先昭揭茲者特奉 恩綸詳議追獎不惟闕獻蔓延時窮節見俾從甄錄即我 朝天戈迅掃抗顏拒命者亦令一例褒揚而明初靖難之變蓋臣烈士甘就誅夷雖閱年逾遠並不使終於湮晦此誠

聖主大公至正之盛心也臣等伏讀 欽定明史諸卷或專傳特書或因文附見義法精嚴顯微共貫 皇上申命儒臣增修輯覽於福唐桂三王事跡詮次釐訂褒誅筆削仰承 睿裁蓋自神宗以後諸臣效節始末具載二書者臣等祇遵 訓示分晰考稽而以 大清一統志與直省通志互校亦可參異同而核詳畧至建文諸臣遺聞軼事附會不經若表忠致身等錄皆無足徵據而一以正史為斷其中區別流品斟酌典章謹擬數條臚列如左

一明代殉國諸臣所處時地不同其素行亦各不一按大戴禮白虎通論謚大名小名並著其文應請倣其意而變通之定為專謚通謚之法其有生平大節卓然可稱而又艱貞自靖百折不回者自宜特予褒崇按名定謚若平時

無甚表見而慷慨致命志節皎然則彙入通謚之列其較著者為忠烈忠節次則為烈愍節愍期於考行稱名各有攸當

一明季應謚諸臣其在天啟崇禎間已經議卹者均無庸再給至福王時雖間有贈謚而荒殘擾攘之際偏私挂漏指不勝屈其出於唐桂二王者則臧否益淆規制彌漏應請自福王以後得謚者並按其應謚之實綜核更正俾共知 盛世兩字公評實為千載定論

一明代諸臣既邀 賜謚宜有附祠以彰華袞之褒第已事遠年湮即欲表墓旌閭亦難查考而異代之臣更不便照現行事例因謚立碑查直省府州縣各有忠義祠應於諸臣原籍令有司設牌入祀其或里居失傳者則於授命之所附祠並請 勅下翰林院撰擬專謚及通謚文

各一篇交禮部刊發直省令所在按式成造木榜填書某官姓名謚字附載事實於後懸諸祠內以昭令典其有後裔尚存願於祠墓自行鑄立碑石者聽至史冊所稱闔門遇難者不一而足似應入祀節孝祠以示表揚其有姓氏可稽者詳書於碑否則止書某某妻妾女媳同時殉難若干口用昭核實

一諸生韋布未通仕籍甚且姓名無考如山樵市隱之遂志成仁所在多有議謚自難概及應請於謚之所不及者均令其入祀忠義祠則草野幽貞亦不至淪於泯沒其有妻女等從殉者並如前例

一明臣如楊所修王大年李應薦張捷楊維垣輩雖臨危不屈而名麗閹黨其素行已屬有虧自不便令其濫邀謚典其因馬士英而驟遷如楊文驄者抗節亦有可矜進身

究為可議若方岳貢邱瑜之殉難見於一統志以正史律之則殊有遺憾而一時勳戚之臣明史謂大半以兵死者原不在盡節之數又如張鶴鳴之信王化貞排熊廷弼與蘇觀生之擁立朱聿錡構難桂王皆債事可誅隕身莫贖而馬吉祥蒲縵則表裏為奸其入緬偕亡益無足道且有於甲申謁賊苟免其後乃堅拒我大兵如傅鼎銓張家玉衛允文吳爾璉者均屏而不錄至若樓璉草詔而後自經梅殷入朝而後被害亦不得比於完節以見聖朝權衡予奪袞鉞昭然

一明史久經 欽定頒行所有新議謚法難於各傳添載臣等酌議請照明史格式另編一冊冠以原奉 諭旨次載諸臣議疏次及所擬專謚通謚清單一體成書與明史相附而行俾讀史者有可稽核以昭傳信

駁採訪明季殉節事蹟疏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 舒赫德

大學士臣舒赫德等謹 奏為遵 旨一併議奏事左都御史張若淮奏請交直省督撫採訪明季殉節事迹一摺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 旨此摺着大學士九卿等一併議奏欽此據稱竊聞定稿衙門以明史及各省通志為斷其說是矣然明史通志固 本朝修纂之書抗志流賊者或載及之若犯我顏行方且指為不順孰敢大書特書以誌不朽然則欲專求之於明史通志除峻秩顯官有關大局者之外其餘人等臣疑其不能多覩請先就明史通志查考編次進 呈並請行文直省各督撫再加採訪務期確實不爽文獻可憑錄其姓名行迹限以半年之內陸續具 奏臣等詳加考核取其信而有徵者編纂成書等語臣等伏查明季殉節諸臣蒙我 皇上

錫謚褒忠臣等承

命集議謹遵原奉

諭旨就明

史及輯覽所載詳加摘錄又思歷經官修之志及各直省通志比正史義例較寬所收均為詳信亦應酌加參考用廣蒐羅至一切野乘稗官誠以其傳述多訛未敢概為援引今該左都御史張若桂以明史通志所載無多請行文各督撫再加採訪固亦推廣 聖仁闡幽顯微之意但臣等恭繹 欽定明史一書原係仰稟

睿裁筆削公正凡與 本朝交涉事蹟莫不詳確紀載毫無忌諱故上自遼東死事諸人下及福唐桂諸王臣子之阻兵抗命者悉皆編入列傳大書特書不特顯秩崇班各詳本末即至于衿韋布亦一一附著其姓名方策具傳無難考見臣等現在核辦各項本於明史者實十之七八並未有如該左都御史所云不能多覩以致埋沒堪冀之

處至如文集說部等類原非謂其一無可據然如李國楨誤國辱身而谷應泰作紀事本末乃謂其激烈殉義足見野史之冒濫難憑又如吳繼善降賊被殺而吳偉業作傳乃稱其大言捐軀更見私集之阿諛難據是以從前修史時間加刊削實有不得不從嚴慎者今臣等辦理謚典擬於明史以外並及志書哀輯已廣故專謚通謚至有一千五六百人 聖澤覃施極為周溥若因其間尚有遺佚復令督撫採訪增加則自今上距 國朝定鼎百有餘年正史既不載其名故老又無從詢問文獻並不足徵而僅據其子孫呈報之詞又將何所考核以辨其誣信轉恐真偽混淆毋裨彰聞况天下之忠義一也我 皇上褒崇節烈獎卹遺芳原主於扶植綱常垂教萬世此不獨身被易名之典者共蒙優渥 殊恩即或當有傳聞闕畧間

有未發之幽潛應亦無不正氣咸申漏泉同感又何必勒
限行查徒滋紛擾應將該左都御史所奏之處毋庸議除
謚典各條款已另行詳議具奏外臣等謹遵 旨將此
摺一併會議是否有當伏候 皇上聖鑒 旨將此

議創置閣職疏乾隆四十一年 旨議奏事乾隆四十

大學士臣舒赫德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乾隆四十

一年六月初一日內閣奉 上諭昨四庫館進呈叢集

永樂大典散篇內有麟臺故事一編為宋侍制程俱撰具

詳當時館閣之制所載典掌三館秘閣書籍以執政領閣

事又有直秘閣秘閣校理等官頗稱賅備方今蒐羅遺籍

彙為四庫全書每輯錄奏進朕親加披閱釐正特文華殿

後建文淵閣弁之以充策府而昭文治淵海縹緲蔚然稱

盛第文淵閣國朝雖大學士兼銜而非職掌在昔並無其

地茲既崇構鼎新琅函環列不可不設官兼掌以副其實

自宜酌衷宋制設文淵閣領閣事總其成其次為直閣事

同司典掌又其次為校理分司註冊點驗所有閣中書籍

按時檢曝雖責之內府官屬而一切職掌則領閣事以下

各任之於內閣翰詹衙門內兼用其每銜應設幾員以及

何官兼充著大學士會同吏部翰林院定議列名具奏候

朕簡定令各分職繫銜將來即為定額用垂久遠至於四

庫所集多人間未見之書朕勤加採訪非徒金匱石室之

藏將以嘉惠藝林啟牖後學公天下之好也惟是鐫刻流

傳僅什之一而鈔錄儲藏者外間仍無由窺覩豈朕右文

本意乎翰林原許讀中秘書即大臣官員中有嗜古勤學

者並許告之所司赴閣觀覽第不得携取出外致有失損

其如何酌定章程並著具議以聞欽此 臣等伏查周官外

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肇建官師以守典策嗣後漢之蘭臺東觀有校書之員唐之麗正集賢有學士之秩逮及宋初厥制彌備自淳化始令儒臣兼秘閣職名參設長貳藝文圖籍各有攸司所以總理書林崇嚴策府任至重也欽惟我 皇上稽古觀文總輯羣籍瑯環婉委奇秘咸臻美富儲藏為亘古所未有 特命建文淵閣列度四庫全書輪煥鼎新縹緗玉積蓬山酉室流畧充盈寶足光日星而緯雲漢允宜參考古制創置閣職俾各備官芸局典掌秘文用以垂示億年永昭右文之法守至宋制非省官毋得借書故中秘藏編外人罕覩我 皇上蒐羅典訓 乙夜親披復嘉興儒林同游淵海 特許臣僚借讀得縱觀延閣之儲尤仰見 嘉惠藝苑昌明經籍之至意臣等遭逢 盛軌欽忭交深謹遵 旨

悉心詳議分條臚列開具於後

一 案宋初以昭文集賢史館為三館其昭文集大學士皆用宰臣充後建秘閣以執政兼領復置直閣以朝官充校理以京朝官充立制差為詳備今文淵閣為圖書之府典籍充積視宋三館秘閣尤為嚴重應參仿其制置文淵閣領閣事二員以大學士協辦大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兼充總司典掌置文淵閣直閣事六員以由科甲出身之內閣學士由內班出身之滿詹事少詹事讀講學士漢詹事少詹事讀講學士等官兼充同司典守釐輯之事置文淵閣校理十六員以由內班出身之滿庶子讀講洗馬中贊編檢漢庶子讀講洗馬中贊修撰編檢及由科甲出身之內閣侍讀等官兼充分司註冊點驗之事以上皆設為定額仍仿宋代館職結銜之例一切奏章文移令其繫銜於

本職之上以昭體制

一各員自定額以後如遇領閣事直閣事缺員應由翰林院列名具疏題請簡授其應充校理之庶子以下員數較多如遇校理缺員應請由領閣事大學士會同翰林院掌院學士遴選學問優長者數員帶領引見請旨充補以慎其選如各員中有出差等事依日講官例請旨簡員署理

一邃閣尊嚴儲藏清秘凡管鑰啟閉等事並屬內府司存亦宜設立兼銜以重職守考宗制秘書省有提舉官以從臣充應仿其制請旨交內務府將經營之大臣開列名單奏請特派一員令其兼充文淵閣提舉閣事銜用資管理至閣內收發宿直諸事應於內府司員筆帖式內分派掌管其應設幾員兼管之處即交派出之提舉大

臣酌量奏明管理似於制度更為詳密

一案宋制館職有寓直禁中之制又有秘書省官日輪一員宿直之法蓋所以慎司秘籍昭示官常今文淵閣絨鋪出入典之內府稽察維嚴自毋庸別議宿直而一切勘核登載均係閣職所掌自當量子直廬用資料理應請俟四庫全書告竣後於文淵閣就近酌撥房屋數間作為閣職直舍令校理各員輪番日直如有查取書籍之處即同內府官員前往檢出收還隨時存記以備查核其直閣事官亦令不時赴直公同照管庶職掌既專益可昭垂久遠一案宋代秘書省每歲於仲夏有曝書之令其制綦重蓋亦慎守典策之意今四庫全書次第繕竣應請俟書成安設以後參仿其制每歲五六月內提舉閣事大臣定期奏請曝書令直閣校理各員咸集公同啟閣繙晾用昭鉅典

惟是全書卷帙繁重必須明習故典者方可排次清釐似非內府員役所能幫同整理查宋制秘書省又有檢閱文字官係不常置應請酌仿其制再設文淵閣檢閱官八員由領閣事大臣於科甲出身之內閣中書遴選奏明兼充令其於檢曝書籍時詣閣隨同點閱更足以昭慎重一閣中書籍皆經我皇上親加釐訂甲乙分儲玉笈牙籤珍逾球璧若概許開函繙閱恐不無黧損之虞查四庫全書各種其由永樂大典採掇裒輯者俱有彙本若係舊本流傳更有原書足資檢覽應請俟全書告竣後各藏其副於翰林院署擇邃密高燥之地立架分貯依舊書目次四部編排標籤安度置簿詳記派本院辦事翰林誠幹之員數人公司其籍如翰林及大臣官員內欲觀秘書者准其告知領閣事赴署請閱有願持筆札就署鈔錄者亦

聽之其司籍之員隨時存記檔冊點明帙數不許私携出院致有遺缺如所鈔之本文字遇有遺誤須行參校者亦令其識明某卷某頁某篇彙書一單告之領閣事酌派校理一員同詣閣中請書檢對仍須敬謹繕展不得少致汚觸如此則尊藏寶冊既可毋憲輕褻而外書之掌副在有司海寓儒流益得以誦神經而窺秘牒於我皇上嘉惠來學之意尤足沾溉無窮矣

以上各條臣等謹分晰條具酌定章程用垂館閣之宏規益懋文明之盛治如蒙俞允即載入會典則例永遠遵行至應派之領閣事直閣事各員恭候命下後即遵照開列職名請旨簡放其校理各員查在現在四庫館行走之提調纂修庶子以下各官俱係辦書熟手於典籍源流更為明晰此次擬即於此項人員內詳慎揀選

一併開列名單請旨簡放似於註冊點驗事宜較有裨益如事屬可行臣等請即遵照揀選回鑾後帶領引見將來四庫全書告竣後遇有缺員再於內閣翰詹衙門內通行揀選引見是否有當並候訓示遵行

皇清奏議卷六十一

皇清奏議卷六十二

請旌揚黔省遺忠疏乾隆四十一年 裴宗錫

貴州巡撫臣裴宗錫謹奏為恭讀 聖諭蒐訪遺忠

請 賜旌揚以光 盛典事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

十日欽奉 上諭崇獎忠貞所以風勵臣節然自昔累

朝嬗代凡勝國死事之臣罕有錄予易名者惟我 世

祖章皇帝定鼎之初於崇禎末殉難之大學士范景文等

二十人 特恩賜謚仰見 聖度如天軫卹遺忠實

為亘古曠典第當時僅徵据傳聞未暇遍為蒐訪故得邀

表章者止有此數迨久而遺事漸彰復經論定今明史所

載可按而知也至若史可法之支撐殘局力矢孤忠終蹈

一死以殉又如劉宗周黃道周等之立朝蹇諤抵觸僉壬

及遭際時艱臨危授命均足稱一代完人為褒揚所當及

其他或死守城池或身殞行陣與夫俘擒駢戮視死如歸者爾時王旅徂征自不得不申法令以明順逆而事後平情而論若而人者皆無愧於疾風勁草即自盡以全名節其心亦並可矜憐雖福王不過倉卒偏安唐桂二王並且流離竄跡已不復成其為國而諸人茹苦相從捨生取義各能忠於所事亦豈可令其湮沒不彰自宜稽考史書一體旌謚其或諸生韋布及不知姓名之流並能慷慨輕生者議謚固難於概及亦當令俎豆其鄉以昭軫慰嘗恭讀我太祖實錄載薩爾詩之戰明楊鶴等集兵二十萬四路分出侵我興京我太祖太宗及貝勒大臣等統勁旅數千殲戮明兵過半一時良將如劉綎杜松等皆歿於陣近曾親制書事一篇用揚祖烈而示傳信惟時王業肇基其抗我顏行者原當多為獮薶然迹

其冒鎬櫻鋒竭忠效命未嘗不為嘉憫又若明社將移孫承宗盧象昇等之抵拒王師身膏原野而周遇吉蔡懋德孫傳庭等以闕獻蹂躪禦賊亡身凜凜猶有生氣總由明政不綱自萬厯以至崇禎權奸接踵閭豎橫行遂致黑白混淆忠良泯滅每為之切齒不平福王時雖間有追謚之人而去取未公亦無足為重朕惟以大公至正為衡凡明季盡節諸臣既能為國抒忠優獎實同一視至錢謙益之自謂清流顧顏降附及金堡屈大均輩之倖生畏死詭託縑流均屬喪心無恥若輩果能死節則今日亦當在予旌之列乃既不能捨命而猶假語言文字以自圖掩飾其偷生是必當明斥其進退無據之非以隱殫其冥漠不靈之魄一褒一貶褒鉞昭然使天下萬世共知朕準情理而公好惡以是植綱常即以是示彰瘡所有應謚諸人並查明

史及輯覽所載遵照世祖時之例仍其原官予以謚號其如何分別定謚之處著大學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集議以聞並通諭中外知之欽此臣恭讀之下仰見我皇上獎善勸忠扶綱植紀擴天地無私之量昭千秋懿好之公曠典殊恩實屬從來未有伏查故明末祚隨桂王由榔殉節黔滇並拒賊致命諸臣凡事具明史者應聽廷臣集議外臣就黔省蒐輯舊聞當我朝順治初年王師下蜀未入貴州時遭流賊張獻忠餘黨孫可望等肆行焚掠荼毒最甚而定番州一城被屠尤慘官紳士民之死事尤烈今於舊志檢得王睿紀事一編載知州陳新第倡率守禦適按察使張燿叅議曾益都司陳瑞徵抵州募兵為恢復省城計協力僉謀奮勇殺賊力盡同殉其事頗詳同時死難著有姓名者職官則守備陶

世顯學政尹大任訓導徐鑣吏目安紹祖周齡亦司獄陳玉環把總許華宇土官則龍在田龍起潛龍飛雲程民悅韋帝臣韋之福紳士則顧人龍并子大元尹思民黎維垣胡允中艾養中毛琛饒謨蒙九錫王道中顧從龍黃文芳李一龍李二龍夏朝卿毛一練尹湯傳尹湯卿尹湯賓熊化楊東明唐璉賈翰張新建王仰王基昌周卜年熊鍾隨謝賜璠黎應揚黎應辰江山秀潘達并鄉勇簡成書鄉約杜鳳六等共數十餘人或血戰死或罵賊死或引繩自經或赴臨水火跡其忠義激發視死如歸自宜同在旌揚之列第查張燿曾益顧人龍三人雖見明史忠義傳而其爵里事實互有異同知州陳新第都司陳瑞徵守備陶世顯學政尹大任以下諸人僅一二入祀黔省鄉賢名宦餘多闕遺伏讀聖諭諸生韋布及不知姓名之流慷慨輕

生尚得蒙 恩軫卹俎豆其鄉矧當日文武衣冠忠憤
殺賊共殉一城班班可考際此 褒闡遺忠千載一時
之會豈可聽其湮沒不以上 聞 臣謹臚列具 奏並
繕錄舊志所載紀事一篇內與史傳不符之處逐一附識
於後恭呈 御覽合無仰懇 聖主一視之仁

勅下廷臣詳加考正分別謚旌仍准於該處建立專祠
將同時殉難官紳士民一體昭祀婦女祔祀祠中別室使
貞魂毅魄得顯姓氏於幽遐大節孤忠足資民苗之觀感
於邊方風化不無裨益 臣為推廣 皇仁起見冒昧陳
請如蒙 俞允伏乞 皇上特頒 諭旨施行

續籌銅政疏乾隆四十一年

裴宗錫

貴州巡撫臣裴宗錫謹 奏為續陳辦理銅政事宜仰祈
聖鑒事竊 臣前在雲南查悉銅廠情形籌請廣爐增

價一摺欽奉

硃批此奏似有所見軍機大臣會同該

部詳議具奏欽此茲據准部咨議令該省撫藩等妥協辦
理並稱圖終務在憲始立法必底觀成該省產銅漸旺現
在俱有剩餘自必能供復爐之需其收回一分商銅帶鑄
取息亦必核計確有七萬餘兩之數並所獲息銀有無別
項需用及舊爐盡復後將來錢多或致價減餘息不致虧
短必須及此時通盤籌畫方足以定章程而示久遠應請

勅下該署督圖思德會同裴宗錫無分彼此悉心確
核具奏以便核覆永行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行知到

臣伏查滇省辦銅鑄多而後息裕息裕而後價敷價敷而
後開採踴躍廠旺銅豐足供京外所需於不匱 臣前通籌
大局縷陳愚昧之見仰蒙 聖明燭照 勅議准行
允宜籌畫周詳為觀成經久之計惟是調劑以冀其效固

在開廣利源詳慎以慮其初尤須預防流弊如臣前奏懇
恩將上年議覆之大理臨安及新設之保山三局鑄
息賞給增價一項三處爐座多寡不同應各查明開鑄日
期截至本年正月計其得息之確數造報劃清此後乃可
按年取息年清年款以免牽混侵漁之弊其議請收回一
分通商之銅帶鑄取息除扣鉛工各費外不敷銅價應即
於息內補給但此項商銅盈縮本自不齊就邇年採辦歲
可獲銅一千二百餘萬而計一分商銅約有一百二十餘
萬核息可獲銀七萬餘兩今既准收回帶鑄此後無復有
商銅之名惟當儘數報出嚴查在官隱瞞之弊自可按額
取息不致大有參差又各廠餘剩低銅一項零星渙散一
聞廣鑄局之議恐廠員爐戶人等乘機盜賣亟應分遣幹
員據實查明確數封具冊報以備撥用臣議以盡復舊爐

為限原須隨宜酌量除省城東川大理臨安保山五處現
在設爐外餘如順寧廣西等處須通計銅餘之盈縮以定
復爐之後先且其所撥之銅必各就相近之廠始便輓運
而多節省目下應先儘各廠存積餘銅計其足供幾處復
爐之需陸續辦理庶無窒碍鑄息以漸而裕則銅價亦當
以漸而增銅價以漸而增則廠欠亦當以漸而扣若不明
定其數預示其期官民無所適從易以滋弊均應詳立章
程斟酌盡善刊刻告示遍貼各廠使人皆踴躍急公而官
役不得逞其剋減營私之技再查錢局向來弊竇頗多或
爐匠夾帶私鑄或官役暗行添卯或多攬鉛錫減鑄輕錢
皆足以壞錢法而妨銅政宜加禁絕臣思目下銅雖豐旺
豈容稍有漏卮而欲清私鑄之根源須先杜私銅之來路
蓋局中所用之銅無非來自各廠若任其自行購買漫無

稽查即難免影射營私鑄多報少應令藩司就現議復爐之處撥定買銅之廠給以印照填明數目畧仿鹽引之例有照始准赴買如有逾數即屬私銅買者與賣者同罪庶廠無偷漏局少隱藏按卯鑄錢有數不難稽核凡此皆立法防弊之大端而經理尤以得人為要現在滇省各爐除省局向係臬司經管外餘皆各府自行辦理其中不乏明幹之員但利之所在衆趨如鶩保無官親幕友串通爐役作為奸偽飽索分肥應責成該管道員不時巡察嚴密訪查其臨安府係迤南道所轄該道遠駐普洱且有邊防事務而糧道又在永昌軍需局辦事應將臨安府錢局就近責成鹽道查察如有前弊立即嚴揭請叅務使鑄錢肅清所獲餘息盡皆歸實院司提挈綱領酌盈劑虛隨時消息於其間庶幾一二年後息充銅旺成效可期如至積錢過

多或於搭放兵餉外兼支俸工役食或撥運楚粵以抵應買銅餉另行隨宜妥辦當不至有價減息短之虞矣

請秋讞仍解省覆審疏 乾隆四十一年高晉

大學士仍留兩江總督臣高晉謹奏為直省秋讞請仍照例提犯審訊以昭慎重事竊查秋審大典為慎獄明刑所繫向例各州縣將已經定擬人犯解赴省城督撫率同臬司親提覆讞彙冊具題一面仍將人犯發回本屬監禁聽候部文到日遵辦嗣於乾隆三十三年三月內經阿思哈條奏各省秋審請按招冊覆核停其提犯到省一摺奉旨交刑部酌定條例經刑部議覆每歲審錄時令本管道府巡歷所屬悉心審勘遇有獄成未孚臨時呼寃之犯即據實另繕招冊解送司院覆訊定擬遵行在案既可省解犯之勞仍兼存錄囚之意立法未為不善惟是秋

謙不厭精詳覆勘宜歸核實伏查外省秋審各原案例由
府道審轉經臬司督撫訊核具題該道府多係本案承
審之員難保其必不迴護即改委別屬亦不免徇官官相
護之私是以案經司院鞫問成招該道府率皆遷就完事
是巡錄雖有專責而奉行徒屬具文就臣所知而言未定
道府分勘之例以前各省平反之事原未嘗多見而秋審
過堂時之呼寃申辯亦常有之案犯當前無難確核其疑
似者既可藉以詳推而狡黠者仍無從冀以倖免雖未顯
有申雪之事實隱示以欽恤之宜今自定例以來獄囚從
未聞有稱枉求伸道府並未見其另冊解訊臣所轄三省
如此其餘諒亦相同雖讞牘已成俱屬情真罪當而蠢頑
之民或因不解省覆勘轉得藉口於寃抑無由上達以掩
飾其自取之辜似非所以仰體 聖上軫恤民命之至

意臣敬聞我 皇上於各省秋審招冊進 呈時每案
詳加 披覽隨處折角 覆閱再三始定應勾應緩
輕重出入悉底於平雖彙廷協中之治無以踰此臣等外
省問刑衙門知識粗淺若但憑招冊既未能盡得其情而
道府審錄又未足信以為實庶幾案犯到堂察其辭色或
可因以研求萬一即未必果有平反之事亦稍盡明允之
心理合據實陳 奏請將道府巡歷覆勘之例停止嗣後
秋審仍令各州縣解犯到省督撫率同在省藩臬司道逐
案悉心親鞫如有人犯在堂翻供者即查案虛衷推勘以
定爰書不得稍有固執護非之見以期核實至起解人犯
務令所屬文武員弁選派妥幹兵役小心管押毋致疎虞
如該管官不實力僉差沿途或有疎脫之事即照例嚴叅
分別從重治罪似於大典更覺周詳而讞獄益昭慎重矣

陳滇銅事宜疏 乾隆四十二年

孫士毅

雲南布政使臣孫士毅謹 奏為敬陳銅廠應禁應辦事
宜恭祈 睿鑒事竊臣仰沐 皇上天恩調任滇省
藩司一切應行事件俱已稟商督撫逐漸清釐至銅廠一
節於京外鼓鑄攸關尤應悉心查辦期於永遠無誤無虧
庶幾遵循可久臣檢查檔案參酌情勢歷來奏定章程業
已周詳而嚴侵漁之弊為經久之規尚有應行添議數條
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廠員佔據礮硿之弊宜禁也廠地露有引苗當官臨看
屬實報明試採必須招集砂丁廣開礮硿獲取礮砂即可
煎煉成銅滇民多係瘠貧當其開採之時需用飯食油炭
或一二十家或三四十家攢湊出資始能開一礮硿乃聞
從前竟有廠員探知某硿豐旺即令派管廠務之親友長

隨挾勢奪取自行雇丁攻採廠民壓於勢力不得不吞聲
拱手讓之廠員或則投往他廠或則星散伏思廠民竭數
十家之膏血纔獲一豐旺礮硿全賴交納銅斤承領工本
藉以養贍身家一旦為廠員倚勢奪取情殊可憫且廠民
倘有偷漏尚恃有廠員彈壓稽查知所做畏若廠員自行
佔據則私賣漁利竟得肆其侵貪何所顧忌况更加以經
手之親友長隨層層剝削交官之數必至有絀無盈為銅
政大害臣現在通飭嚴查毋許仍蹈舊習然未明定禁例
恐不免日久弊滋應請嗣後永行禁革如敢踵行故習立
將該廠員嚴揭請叅從重治罪並管轄該廠之道府亦請
以瞻徇失察分別處分

一廠地炭薪宜及早籌備也查滇省廠地有因攻採日久
漸至硿老山空亦即有新開豐旺子廠堪供京外各運無

實缺乏惟銅砂出礦必需炭薪煎煉近已漸取漸遠竟有待給於數百里之外者從此由數百里而至千里炭薪價值必致數倍於前所有銅斤工本勢將逐漸加增若照常給價則窮民力難賠墊久之憲易散去若一概官為加直不獨國家經費有常未可輕議而銅本日增加以運脚繁重合計京外各局鼓鑄成本恐致有虧亦非所以計久遠臣愚惟有於附近廠地各山場查係官地則亟應地方官廣栽易生之樹該管知府按季勘查果能種無隙地即詳明督撫量予記功倘未能實力奉行初則記過繼則議處自必知所懲勸官地所產柴薪照民間現行價值酌減十分之一出示曉諭聽各廠礮長赴山判買分給砂丁地方官即將價值循環補種亦屬有盈無絀如查係民山即出示勸導諭以多栽樹木則落實取材便於生計且炭薪

售與廠地視尋常價值較優於民間日用更為有益滇民雖屬無知既利身家諒所樂從地方官仍隨時查察擇其種植密茂之區量為獎賞當必益加踴躍再臣訪查民間不肯栽種樹木實因易遭偷伐當官不為查禁是以情願曠廢山場今若地方官嚴為飭禁並令營汛弁兵一體巡查遇有偷樹稟報立予懲治則偷伐既少種植自多炭薪漸裕銅本可永無加增之慮雖十年樹木緩不濟急而三年求艾事尚可為似於辦理廠務最為緊要一廠欠恃鑄息歸補究非久圖宜通盤籌畫也廠民攻採銅砂必須廠員預放工本接濟油米而砂丁人數衆多花消溢用以及物故逃亡自所難免是廠欠一項按之情勢實不能保其必無查乾隆三十七年以來每放工本百兩扣存市平銀一兩抵完廠欠此係專指無著之戶而言每

奏六十二
年所扣六七千兩約可歸補此外通省廠欠除追繳外為數斷不止此即如三十八年查辦湯丹等廠積欠至十三萬兩有零四十年查辦通省廠欠又續有十七萬餘兩之多此其明驗雖經歷任督撫設法完項請以滇省各局鑄息分年歸補但思鑄息一項本係各局鼓鑄錢文應歸之利自應歸入正項充撥今乃以二三十萬有用之帑金為各廠彌補零星積欠實為可惜且從此年復一年勢必仍將鑄息為完繳廠欠之用久之由數十萬以至數百餘萬糜費終無底止伏查從前奏案以廠欠一項砂丁既無力完繳責令廠員賠補又恐嗣後以經手為累預留地步轉致過於拘滯有碍銅政是以乾隆二十三年間滇省辦理積欠係於各廠欠戶下每發銅本百斤扣銀四錢無欠之戶每發銅本百斤扣銀二錢不數年內遂爾清項以廠

民之扣款完廠民之積欠於理似屬可行應請 旨勒部查議歷來辦理廠欠如此最為妥善另行酌定章程奏准飭知期於無虧鑄息而廠欠仍復有著庶可永遠遵行一請令銅色較高廠地改煎京運作為瀘店底銅以便源源接濟也查滇省京運遲延總由瀘店底銅並無存積必俟以本年所獲之銅供本年之撥運即使廠銅並無不足而一遇水程守風淺阻陸路雨雪泥濘人力難施即於濟兌有妨雖經前撫臣訥穆親前督臣彰保均有幹撥一二百萬斤運趕瀘店之請迄今已歷數年仍屬空言無補緣滇省撥運京銅之廠本屬無多每年額運正銅時雲不能依限若於正額之外再令兼辦底銅其勢似有萬難現在奉到部文准令將掛欠等銅分年緩解並將停裁爐卯餘出銅斤為瀘店底銅之用勘酌已極周備但取給於正額

奏六十二
之內趕辦未免周章不知廣求於各廠之中籌備較為寬裕查現在撥供外省採買及本省鼓鑄廠分獲銅豐旺計數尚屬有餘其間亦儘有成色較高可以改煎京運者即如寧臺一廠向供本省局鑄近已奏定酌令改煎京銅七十餘萬斤此外成色較高尚有數廠應請行令試煎鑿壳紫板每樣三塊鑄列廠名附京運之便解部存驗候部驗明行知准令改煎仍於銅面鑄明某廠字樣運交瀘店作為底銅將來此項銅斤運京部中即取原存樣銅比較如果一例可用收局鼓鑄否則駁回將廠運各員照例議處如此則籌辦底銅係於正額無虧雖不能驟有一二百萬斤趕赴瀘店而積少成多俱歸實在庶水次抵兌有資而京運可以無誤矣

籌制緬甸機宜疏乾隆四十二年

李侍堯

大學士管雲貴總督臣李侍堯跪奏為緬甸邊務未結敬陳一得之愚仰祈聖裁事竊臣前蒙恩命調任雲貴總督因圖思德前稱得魯蘊貢象還人其說中變屢次欽奉諭旨命臣與阿桂相機辦理業將大概情形及急切未得把握緣由先後奏陳聖鑒伏查緬甸自乾隆三十四年大兵圍老官屯情勢窮力感情願納貢還人籲請罷兵我皇上如天好生俯念地處烟瘴恐士卒多傷特恩寬宥詎蠻酋狡詐頓悔前言並將遣往檄催之員遮留不放歷今八年之久總未悔罪輸誠每以說詞欺誑藉此窺我動靜已非一次反覆夷情未不足信上年冬間前署督臣圖思德等不加細察上達宸聰其實人象並不到關差人詢問百計支吾其情甚為可惡查從前定議閉關禁市絕其資生之路原屬制

奏六十二
緬要策現在該酋來稟亦曾籲懇開闢然使生計果真寬
迫自當力圖完局因何屢有變更茲臣留心察訪緬地物
產棉花最多次則碧霞璽翡翠玉其仰給於內地者不過
綢緞貢絲鐵針之類近年以來彼處玉石等物雲南廣東
二省售賣頗多皆由內地每差土人獮夷出關探偵盤查
兵役因見官差要務於隨身行李搜檢未嚴夾帶私走勢
所不免究之偵探者止在野人地界撫拾無稽不但不能
得彼真情轉將內地信息從而洩漏至於棉花一項臣在
粵省時見近年外洋港脚船隻進口全載棉花迨至出口
回帆又止買帶些須白糖白礬船多稅少頗累行商臣與
監督德魁嚴行飭諭嗣後倘再混裝棉花入口不許交易
定將原船押逐在案外洋海道各國皆通臣初不知緬地
多產棉花今到滇後聞緬匪之晏共羊翁等處為洋船收

泊交易之所以臣在粵所見核之在滇所聞緬地棉花悉
從海道帶運似滇省閉關禁市有名無實究不足以制緬
匪之命且近年鎮將大員帶兵數千駐守非惟不成事體
而此局一日不完一日上煩於睿憲臣忝任封疆受
恩深重目擊心憂思維再四急欲籌辦尚無機會就臣
愚見惟有以夷攻夷之法查暹羅前為緬匪破時值
天朝加兵僅掠子女玉帛而回置土地人民於不顧旋有
暹羅頭目鄭昭者收合餘衆欲為故主復讎始而稟臣轉
求於大皇帝恩賞封號經臣曉以大義以奏明撤覆繼
則以情願合擊緬匪籲懇示期為請曾以青靈所獲之瀉
都燕達及男婦人等來獻臣於乾隆三十八年入覲
時仰蒙聖聖明詢及面奉諭諭旨外夷原可不必深
求即如安南本係陳姓後歸莫姓現又係黎姓如鄭昭再

有稟乞恩汝可酌量只管具奏欽此近年鄭昭復將緬匪所留內地兵民節次送回並稱連歲攻擊緬匪軍火缺乏求買硫磺鐵錫頗見小心恭順歷經臣奏明仍作己意准其買回並予獎勵窺其心惟冀仰邀 大皇帝施恩封賞俾主國事且從前疑其或與暹羅舊部別構釁端謬思依仗 天威巧圖懾服即與緬讐殺亦無目覩之人保非捏詞欺誑是以遲遲不為具 奏現閱數年之久暹羅舊部未聞自相攻殺可見詔氏無人羣心已附上年送回騰越州民楊朝品等所供誘殺緬匪多人現詢通事寸博學等供亦相同且海道商賈傳言鄭昭漢子甚好竟是緬匪勁敵而近日得魯蘆之詭詞款關又焉知不因鄭昭之故憲及 天朝加兵故為此延緩之計印證參觀似一機會可否 勅下兩廣督臣作為己意檄詢鄭昭謂詔

氏雖已無子孫而

天朝原頒勅印現在是否存失微

露其意鄭昭自必乞

恩求封俟其稟到據情轉 奏

仰懇

皇上施恩錫封仍諭以務必躬除緬賊為伊故

主復讐方足俯愜輿情承受

天寵伊得有 天朝

符命更易號召隣番努力殺賊雖未必能縛渠獻馘而緬匪頻年疲於攻戰滇省惟在嚴禁邊關不容偷越并不令土人獯夷等往探消息示以不測俟其困頓揚言 大

兵進勦彼時懼腹背受敵搖尾乞憐人象到關准其納款亦可藉完此局側擊旁敲似足以備一策且與臣等在滇籌辦機宜亦屬並行不悖伏讀前奉 諭旨有偏方治病之喻臣愚昧之見計籌及此商之阿桂云亦是辦理之一法謹繕摺具 奏是否可行伏乞 皇上聖裁

皇清奏議卷六十二

一、臣等查滇省邊防疏... 乾隆四十三年... 李侍堯... 奏為奏請... 裁減防兵酌籌善後事宜仰乞... 聖鑒事竊查永昌普... 洱等府屬界連緬匪每歲冬初於附近鎮協標營內派兵... 五千五百名在於張鳳街三臺山九龍江等處防守春季... 撤回不獨兵數過多往來徒滋繁費其實么麼小醜內顧... 不暇數年來撤防之後從無敢近邊界之事揆度邊情實... 不值如此辦理臣上年擬於騰越以外戶撤等處設立營... 汛常川駐兵為一勞永逸之計曾經恭摺奏... 聞復於... 在騰越時與提臣海祿按關隘輿圖面相商權將何處可... 以設汛安營何處可以聯絡照應令其於巡查之便一一... 察勘得實以便核辦嗣據海祿親歷各關隘相度形勢札

皇清奏議卷六十三

籌滇省減撤邊防疏 乾隆四十三年 李侍堯

大學士仍管雲貴總督昭信伯臣李侍堯跪 奏為奏請

裁減防兵酌籌善後事宜仰乞 聖鑒事竊查永昌普

洱等府屬界連緬匪每歲冬初於附近鎮協標營內派兵

五千五百名在於張鳳街三臺山九龍江等處防守春季

撤回不獨兵數過多往來徒滋繁費其實么麼小醜內顧

不暇數年來撤防之後從無敢近邊界之事揆度邊情實

不值如此辦理臣上年擬於騰越以外戶撤等處設立營

汛常川駐兵為一勞永逸之計曾經恭摺奏 聞復於

在騰越時與提臣海祿按關隘輿圖面相商權將何處可

以設汛安營何處可以聯絡照應令其於巡查之便一一

察勘得實以便核辦嗣據海祿親歷各關隘相度形勢札

覆前來臣細加酌核戶撤逼近鐵壁東西各關隘道路雖屬適中但設汛駐兵須有室家可戀方可堅其保聚之心而戶撤本無內地居民三四十里即係野人波龍阿昌地方若令兵丁移眷居住該處地在萬山之內信息紆阻難通勢不得不派令兵丁遠赴各邊隘常川偵緝婦女在彼不免往來樵汲野夷逼處情性難馴轉恐其中滋事況既令兵眷駐守則官署兵房倉廩以及築立土城均須預為籌辦伏思騰越重鎮已足控制全邊嗣又展拓營汛及於南向關門鎖鑰此為極遠一俟緬匪悔罪投誠則分防汛兵終須撤歸本哨此項營造工程目前既涉張皇日後徒成虛擲臣再三籌度現在切要機宜惟不使緬匪覺我撤防頓忘其恐懼乞憐之意故兵數不妨大減而防守不可盡除查南向東南一百六十餘里為杉木籠距虎踞關一

百四十里直達張鳳斜通天馬實為騰越州以外左臂南向西南一百餘里則為干崖距銅壁一百數十里距巨石萬仞均九十里距神護二百餘里實為各該處關隘咽喉今擬於杉木籠設一大汛駐兵五百名於騰越鎮標存城兵二千名內派撥再於干崖設一小汛駐兵二百名於騰越分駐南向左營一千兵內派撥各令本營員弁按年輪替帶往駐劄則東西兩路均可接應防守益為嚴密至查禁關隘出入最為緊要若將來減防後不於夷民私販處所逐層布置加意巡邏恐日久懈弛即起奸民偷越之漸臣酌擬於杉木籠汛內派兵二百五十名分布虎踞鐵壁等關及隴川邦中山張鳳街蠻墩卡腊撤尾等處於干崖汛內撥兵一百名分布銅壁巨石萬仞等關蓋達猛壩太平街等處嚴查出入遇雨水連綿關隘斷難行走即撤回

本營差操以避盛瘴其各關隘撫夷土把總通事帶領弩
手土練分路協查請仍其舊又聲息相通必資塘遞南甸
以外向設五塘每塘安兵三名至十五名不等兵數既參
差不一程途亦遠近不均今查南甸至沙沖口二十里為
東西總匯應增設一塘安兵十名沙沖以東至隴川舊有
四塘應增一塘沙沖口以西舊止一塘應於干崖一路增
設兩塘戶撒一路增設兩塘各安兵五名凡遇一切文報
隴川干崖戶撒以內俱令塘汛馳遞隴川干崖戶撒以外
俱令土練馳遞至龍陵祇通緬匪木邦一路該協額設兵
一千五百名足資防守龍陵以南一百四十里為三臺山
近接遮放遠達宛頂地方最為扼要擬於此設一小汛於
龍陵存營兵內挑選一百名令守備千總等員帶往駐劄
又於此一百名內撥出五十名分布戛中弄與遮帽猛戛

等處率同土練嚴查出入遇雨水瘴發仍行撤回本營差
操並責成各該營弁員不時稽察倘有內地奸民偷漏等
弊按例嚴叅其總兵副將每年春秋赴張鳳街三臺山等
處巡查二次提臣每年於巡閱之便赴各邊隘查察一次
臣亦於每年冬間酌量 奏明親赴騰越邊外巡查一次
以防玩愒如此營汛鼎峙塘堡星羅聲氣相聯首尾相應
雖有減防之實並不露撤防之形於懾匪查奸似已周備
至普洱九龍江外去緬匪本遠中間不過孟良孟勇諸野
夷錯集居處自土司刁紹文懦弱潛逃致煩設營駐守仍
每歲派兵協防上年蒙 皇上恩准裁撤普安營復設
宣慰土司令刁士宛住居小孟養自領所屬土練巡防臣
到普細加查看刁士宛頗知感奮現在伊父刁紹文亦已
投回江內夷眾相安查普洱重鎮駐兵二千堂戶已屬森

嚴思茅專營駐兵五百又新築外城增入普安營兵二百餘名垣墉益加壯固該土司但須督率十三版納互相保守可為沿江一帶藩籬每年責令思茅遊擊實力操防至秋末春初該鎮親赴思茅等處查閱二次分遣弁兵在於各渡口嚴密週巡并查閱該土司等果否勤勉量加董勸江內江外可期安帖毋庸每歲出防以省冗費又順寧一路因滾弄江外直接木邦每年出防時亦派兵四百在緬寧駐守查順寧營額兵一千除分防雲州等處二百餘名外存城尚有八百而緬寧亦本有永順協右營守備帶兵三百名常駐今擬於順寧營再撥把總一員外委一員帶兵一百名分駐緬寧歸入永順協右營守備管領操防可免每歲派撥之煩臣因滇省邊境安靜頻歲出防未免虛糜謹悉心體察通盤籌議先將辦理章程繪圖貼說繕摺

具奏如蒙 聖慈俯允即於今秋出防之時將騰越龍陵兵數量為酌減其普洱順寧等處今秋即可無事出防俟臣回任之日即將各處應辦事宜次第密為部署條晰陳 奏明春一屆撤防不事張皇而分布已定緬匪既無從窺測端倪內地亦從此益昭鎮靜善後規模庶可經久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施行

酌收買餘鹽事宜疏 乾隆四十三年 伊齡阿

兩淮鹽政臣伊齡阿謹 奏為遵 旨籌辦老少餘鹽以肅鹺政仰祈 聖鑒事竊臣荷蒙 恩命調任兩淮鹽政欽奉 上諭查辦老少餘鹽一事實為鹽務緊要關鍵全在鹽政辦理得法則獎源自可肅清昨接高晉等會議覆奏之摺已交該部定議伊齡阿即將應辦事宜實力妥辦酌定章程俟接到部覆先將籌辦情形專摺具

奏等因欽此欽遵臣到任後詳查案卷伏讀節次奉到
諭旨仰見 聖訓周詳 睿裁深遠以私梟囤積
悉由影射餘鹽與其存此例以滋弊不若去此例以防奸
正本清源無過於此又令所出餘鹽酌量情形官為收買
核其餘利散給貧民使挑負之衆仍免向隅而場竈所餘
亦無狼籍 聖恩浩蕩矜卹彌周臣感激之下益知有
所遵循况蒙 皇上簡調鹽政首以此事飭令籌辦臣
敢不殫竭愚誠實力經理伏思私販之不絕總由於產鹽
之有餘使場灶所出之鹽並無溢額配引之外悉令歸公
則奸民無從興販而閭閻自俱為引地矣但向來煎鹽之
灶有稽查火伏之例晒鹽之池亦有磚塊丈尺之限立法
原自周詳緣有老少餘鹽藉名隱混於是附近場灶之州
縣片引不行而私販之徒益加充斥至向來緝私之法文

武兵役俱有責成又有特委之員懲獎之吏奈日久因循
視為泛常甚至鹽城縣私梟拒捕案內有王三等代為說
合販賣之事則將來巡緝稽查之道亦不可不切實講求
以遏其漸至若立引咎商開設官店繳納餘利散給貧民
自屬政體辦理較易但須商灶不致偏枯吏胥無從中飽
則流弊自除可期淨盡臣日夕思維並延訪輿論酌定章
程約舉數條敬為我 聖主陳之

一煎鹽之盤鏹宜清火伏宜嚴也查向來各場灶盤鏹原
有定數設遇增減必加冊報臣前任鹽政時於各場每季
所送增減盤鏹文冊留心查看大率前後不侔而一年產
鹽總數與盤鏹定額有無缺溢亦並不於年終比較申報
無憑考核當即行令運使轉飭各分司場員徹底清查分
晰盤鏹之原額以及增減各數按季確實造報並於年底

將一年產鹽總數報查當時各屬遵行辦理漸有稽核今仍督同運使嚴飭各屬按季確報但定例不可不嚴而遇犯尤宜懲儆現在特委誠實勤幹之員赴場按冊抽查如有私自增添之盤鏹與冊不符即眼同毀棄並將私增之灶戶漏報之場官分別究治至火伏與盤鏹相為表裏向來每場每歲俱有定額每一火伏出鹽若干亦有定數又設立灶頭灶長往來稽查火伏逾時鹽餉缺溢均可隨時驗究今並令運使嚴飭各屬將灶頭灶長甄別揀選充當由運使給發循環印簿令場官將戶煎出鹽數目按日登寫分上下半月送核則火伏日期與盤鏹可以層層比較倘該分司大使視為具文查辦不實一經察出即行分別叅處頭長煎丁照販私例治罪務使灶鹽纖悉歸官永杜私煎自可無虞偷漏

一晒鹽池面應一併嚴查也查淮北海州分司所屬三場俱係晒鹽向來鹽池俱有定額所鋪池磚以及池面大小亦例有塊數丈尺不許私自增添近有奸丁展寬池面暗增磚塊且偷挖土池私晒漁利於是淮北之鹽亦漫無稽考臣現在嚴飭分司場員等逐一履勘倘有額外私添之池立即平毀池面磚塊不如式者並督令一律改正造冊報查至所出鹽餉視天時為旺歉亦照淮南查辦之法發給循環簿按月具報即遇旺產之年亦必盡數飭商收買以備撥補歉年之用不得稍有留餘以資私販

一巡緝私販必須實力整頓也查各州縣文武兵捕分防要卡節次增添已屬周密縱私失察官役處分定例亦未嘗不嚴而私梟未盡淨者蓋人冗而無專責則庸才俱可濫竿事出而後懲之則苟且以圖倖免也今既永禁餘鹽

另設官引則不必僅以緝獲人鹽為殿最但須以銷引多寡為課程臣現在咨商督撫將各州縣所設卡巡徹底清查巡役人等裁其冗濫責成牧令及佐雜之帶鹽務者分段管理每縣之引不銷即某卡之私不絕俱可按籍而稽分上下半年查報其銷引如額及有增添者予以獎賞議叙若銷不如額及缺引過多者官則記過叅處役則責革嚴懲如此分別辦理則有緝私之責者皆以銷引為己任視前之官引隔膜有名無實較為得力然文武大小雖俱有考成總以知府牧令為重更祈 皇上明勅督撫於新設引地各州縣合力整頓其有應行調劑疏引之法隨時詳稟核辦庶幾靖私之關鍵不分而梟販之源流亦可並絕矣

一設立官引不宜過多務在據實行銷也查淮南北附近

場灶州縣向食餘鹽未行片引惟贛榆一縣僅設六引後以壅滯不行復奏請三百引融網茲蒙 皇上訓諭高晉等覆行籌議奏請查明現在滋生戶口歲需食鹽增設餘引已據各州縣陸續冊報戶口在案臣查閱之餘再三籌度濱海居民半多貧窶計口投食勢有難行若按戶口每縣驟增多引商人憲及賠累不肯承充州縣動輒墮銷歲干叅處及至扞格難行又思變計殊屬不成事體臣愚見請將淮南之通州泰州東臺興化如皋阜甯鹽城淮北之海州安東等九州縣俱改為食鹽口岸量為酌增引額至淮北邳州山陽等八州縣向係食鹽口岸應銷引共二萬六千七百有奇後以壅滯經前鹽政尤拔世奏請一半融網一半運食蒙 特恩允准在案該州縣地廣民稠戶口較為繁盛且同屬食岸益可通融應請將各場灶所

有餘鹽與通泰等九州縣一體籌辦量為增引撥給銷售每縣僉派殷商一名令妥協辦理不得稍有推諉其應課銀即照淮北食鹽例每引完納八錢四分零免其雜費如此畧為調劑則額引無煩多設餘鹽立可分銷商人成本既輕閭閻亦無食貴之慮將來私鹽永杜官引暢銷則邳州等八州縣融網之舊額可還即通泰等九州縣之餘鹽亦無難盡數收回再行添引統俟試行二三年後有無成效據實奏聞其老少貧民現據各州縣報稱五六十名至一二百名不等臣請即以該商報納正引錢糧內每州縣酌撥銀兩令按季按名均勻散給以資養贍臨期報明督撫鹽政查考不得令吏胥從中侵漁總以銀有定數人無定額俾得永遠均沾實惠庶可仰副聖主愛養窮黎之至意

一灶戶必須加意體恤而民間食鹽亦不得驟為增價也查海濱貧灶別無生計俯仰之資惟賴於鹽煎鹽之場蕩草豐歉價有低昂晒鹽之場守候陰晴亦復不易豈容抑勒賤賣令其虧本但綱鹽買價本亦不輕挑負買鹽並無貴值惟停運之時綱商未能隨時收買不若挑負之衆晨夕往來任意交易故以為便今飭商收買餘鹽惟應確查工本之數量其年歲之豐歉按依時價源源收買在灶戶與賣給挑負無異不使妄報售私在人亦止照挑負買鹽之價不致甚貴庶商灶兩得其平而民間食鹽亦與挑負之舊值約畧核定不得因稍增引目而驟昂其值臣現飭各分司督同場官於煎晒鹽斤之場將灶戶等逐一核明酌定時價隨同循環簿另文報查其新設食岸各州縣即飭認商就地照價售賣即至各商停運之候正值灶戶貧

考卷之三
乏之時亦必儘數收買盡令歸垣倘鹽斤旺產商力有限
令其據實呈明臣即飭運使撥借庫項以資商本將所收
鹽斤另行存貯以備提綱濟歉之需務使交易公平灶戶
有鹽即售不得稍有留餘商人照本轉輸亦不得過於抬
價則上下相安行之可久倘該場員有袒商抑灶短估時
價該灶戶有隱匿餘鹽別圖銷售情事一經發覺並即嚴
叅究治庶官無曠職民知畏法場灶可免漏私之弊閭閻
亦不致食貴之虞矣以上數條謹就臣愚見所及悉心籌
畫今於六月十九日接准督臣高晉等籌畫餘鹽一摺部
覆理合遵 旨將臣籌辦緣由先行據實奏 聞仰
邀 天鑒其嚴飭文武官弁實力巡緝應如何嚴定責
成及撥給各州縣養贍老少貧民銀兩數目增添引數多
寡統俟會同督撫河臣逐一詳細酌核定擬再行覆 奏

請予元聖後裔五經博士疏 乾隆四十畢 沅
陝西巡撫臣畢沅跪 奏為仰懇 聖主加恩 元聖
後裔以光 盛典事恭照 元聖周公墓在今陝西咸陽
縣北章原之上 文王陵東臣嘗因公務經行躬親展謁
飭屬清釐封域禁止樵采並為查詢宗譜咨訪後裔現有
姬姓奉祀生一人守墓兼奉 文武成康四王陵祀 臣謹
按周公世子伯禽就封於魯世為魯公其在成周者代為
王卿士食采於畿內經周之世不絕後亡於秦至漢元鼎
時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嗣後或爵為侯或
爵為公世傳不替唐初詔立周公廟於國學仍博採其後
加以爵秩歷代追崇之典載在史冊自元以後封爵 廢
而不舉其子孫漸至式微 臣伏考周公與孔子並稱先聖
古者立學必釋奠於先聖漢儒以為若孔子周公是也東

漢永平二年詔郡縣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唐武德七年詔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之貞觀二年改定孔子為先聖永徽元年復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迨顯慶二年議別祀周公於是學校始專祀孔子宋大中祥符元年追謚周公為文憲王孔子為文宣王亦與孔子同其褒贈伏思歷聖相傳之道統自周公承之官禮制作開帝王太平之基爰象演辭闡義聖精微之蘊所謂功在生民澤及萬世者也 聖朝右文重道加意表章若 先師孔子大宗小宗以及四配十哲闡濂洛諸儒後裔皆有世襲之職至伯禽少子之食采于東野者為東野氏已於康熙年間仰邀 聖祖仁皇帝加恩賜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今咸陽為 元聖祠墓所在宗支單弱雖有奉祀生之名實與齊民無異我 皇上綏猷典學懋膺道統於前

聖之典靡不超越前古垂型百代臣奉職西秦仰止碩膚之德業目覩聖裔之式微似留此闕遺以待 聖明之褒顯不揣冒昧恭懇 皇上加恩准將咸陽奉祀姬姓派子孫照曲阜東野氏之例添設翰林院五經博士一員予以世襲俾永承 元聖周公及 文武成康四王之陵祀則 熙朝崇道之盛典與日月共炳輝光 聖主延賞之 隆恩借覆載同其高厚矣

請停送案犯畫押供單疏

乾隆四十三

高晉

晉

太子太傅內大臣仍留兩江總督統理河務臣高晉謹奏為請停案犯畫押原供申詳督撫送部之例仰祈 聖鑒事竊照州縣辦理命盜案件於犯證到案時詳審明確即錄叙初供通詳聽候上司察核批示再行覆審定擬備取供單由府司逐層覆勘詳經督撫親訊將該州縣原

審各供全叙入疏具題並備揭帖詳載供詞送部查核此歷來辦理之成例相沿已久至犯人雖有當堂畫押之原供向惟存於州縣卷內從不隨詳附送嗣於乾隆四十年八月內經兵部侍郎高樸以送部揭帖中雖將供情詳細錄叙而案犯當堂畫押之原供向例俱不咨送州縣中往往逞私刪改諱捏多端且恐愚民犯案不思尊由自作反以改供藉口妄生揣測因而越訴上司甚至赴京控告請將案犯畫押原供一併申送上司審轉隨案咨部則承審官不敢遷就案情罪人亦不敢妄思狡展府司覆審之時易於得情定案更不多費駁查倘州縣因有申送原供之例有心刪改抑勒畫押一經究出即據實揭叅等因經部議准通行在案臣查犯人到案原供行令隨時送部固為慎重讞獄惟是外省辦理命盜等件必須於詳冊內

查核通案犯證之供詞以得案情之虛實非僅以要犯一二人之供情即可輕信而遽定爰書誠以州縣之賢愚不一案情之變幻無窮每因案涉疑難或關承緝叅處混拏無辜刑逼妄承甚且串供栽贓以實其事更或狡猾之徒賄囑頂兇在在多有是畫押之原供本不足憑故有甫經錄供通報察其情節支離即須委員確查者並有已經定擬招解一經上司提審通案全翻者更有審擬具題經部指駁究出別情者是案犯初供均難盡信全在問刑各官悉心體察推勘入微則情罪自歸允當州縣果有濫刑鍛鍊改供捏詳情弊原應據實嚴叅並不因其無畫押之原供遂致無憑稽核也若必憲及州縣之刪改諱捏罪犯之藉詞狡翻而以要犯畫供送部為憑則命案重犯大半皆屬愚民併有不識字者縱使官吏逞私刪改令其畫押

彼亦不能細閱情節臣現在查察畫押供單悉與招詳符合似不過於審定成招之後書吏照依詳內所叙口供另錄一紙給與犯人或畫一花押或畫一十字或圖一圓圈甚有代為畫押隨詳附送洵屬無益之具文不足為定案之確據更恐上司見識拘泥因有畫押供單送驗輒即深信不疑或圖附和原供雖遇被累之人極口呼冤亦不虛衷推鞠則嚴刑逼認草率轉詳致不能昭雪臣仰體
聖主明慎用刑至意未敢因部臣議准通行即不據實陳奏應請將要犯畫押供單申送上司審轉隨案送部之例停止仍責成督撫大吏董率司府於命盜重案隨時加意體察反覆推求稍有可疑即徹底究明期於無枉無縱倘州縣一時疎忽不能審出真情或係另有規避任意鍛鍊刪改供招即分別叅辦亦不必多設規條而讞獄仍歸

詳慎矣

議增苗疆屯防疏 乾隆四十四年

裴宗錫

貴州巡撫臣裴宗錫謹 奏為苗疆巨箐備慮宜周籌請
寓防於屯以靖邊隅而裕軍實仰祈 聖鑒事竊照黔
省古州一帶均係新闢苗疆乾隆元年酌議善後事宜案
內遵奉 諭旨安設屯軍分隸九衛管轄農田而外兼
事操防備禦之規足垂永久其間有著名牛皮大箐者綿
長數百餘里東連八寨南接丹江西通古州清江台拱北
枕都江橫亘於新疆六廳之地山深林密人跡罕經從前
先苗肆惡會兵攻勦類多竄入潛藏協力窮搜始得不遺
餘孽其為深險早達 宸聰乃伊時列屯置軍僅在各
廳腹地獨此牛皮大箐未經辦及雖四十餘年以來承平
無事但苗疆重地非可因現在寧靜而稍存怠忽臣思安

屯以養軍設防以固守本是撫馭苗疆良法倘該箐有平曠土地可以開墾成田計將寓防於屯斯為周備祇緣苗性多疑措處失當轉滋驚擾必須慎重圖維方可見之施行臣於去冬巡閱營伍涉歷下游躬自體察並復面諭護貴東道事黎平府知府吳光廷親詣詳勘旋據該護道勘明該箐並無苗居寨落四面皆崇岡複嶺嵐霧迷蒙滿箐竹木叢雜陰翳峭寒攀援登陟盡係鳥道羊腸欲求坦壤可墾者甚少惟盤曲而上至半腰以南名曰雷公地係丹江廳所屬地勢平行兼有泉水流注芟其叢莽約可墾田四五百畝又雷公地以下有歐收勇荒蒿箐二處亦有畸零平地約可墾田三四百畝臣查該箐延袤數百里形勢不為不廣其可墾之區尚不及千畝若就地利起見棄之亦無所惜第念山箐深險闢野開荒之利雖不足而藏奸

匿匪之害則有餘杜漸防微端在平日况積歲滋久原設各衛屯軍生齒增繁額設田畝每虞不敷耕食今既有可墾平原應令附近之震威等堡屯軍派撥子姪人等赴箐認段試墾責成丹江廳給照記檔仍委衛弁輪流前往稽查督辦毋許外來流匪竄入滋事其牛具籽種屯軍本有屯田尚能自備毋庸官為接濟俟其子姪墾種成熟之後各就認墾坵段劃界分管即在該處另立屯堡以資防守所需建蓋房屋箐內叢雜竹木儘敷伐用無事他求統容試墾有效再將一切事宜次第辦理再查現議開墾之箐外相距四十餘里有雞溝一汛係丹江營分駐守備千總把總各一員外委二員帶兵二百名在汛巡防但其地離汛較遠鞭長莫及應請於該汛抽撥千總一員兵丁五十名擇箐內適中之地設卡駐守另為一汛俾與箐外各屯

汎互相控制聲勢更為聯絡如蒙 俞允其應建汎署兵房即取箐內竹木為料需給工價將雜講汎抽撥弁兵餘出房屋酌量裁變抵給湊用或有不敷亦易於籌辦如此因地制宜則苗疆防範愈昭周密而屯軍生計益臻饒裕是亦一舉而兩得其濟也 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理合摺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

陳新疆事宜疏乾隆四十五年

索諾穆策凌

奉天將軍臣索諾穆策凌謹 奏為敬陳新疆地方情形籌請改添事宜伏祈 聖訓事竊查烏魯木齊所屬地方延袤三千餘里地土肥沃十餘年來疊蒙 聖主訓示改設道府州縣安駐眷兵戶民三萬餘戶城郭村墟無殊內地仰賴 聖主鴻庥雨暘時若二十餘年俱獲豐收內地民人聞風爭聚是以邇年益增繁庶現在地方情

形今昔不同所有應行酌量改添事宜謹就 臣愚昧之見敬擬六條恭摺具奏伏祈 聖主睿鑒訓示施行 一庫爾喀喇烏蘇地處烏魯木齊之西相距八站該處駐劄辦事大臣一員管理精河並策楞勤克游牧事務且有屯田差兵地內並未設立文職所有地方放支一切向由烏魯木齊効力廢員內揀派管理近年以來該處商民已多事務日繁倉庫地方究非廢員所宜管理 臣管見請於內地簡僻同知內酌裁一員移駐庫爾喀喇烏蘇作為額缺管理地方倉庫一切事件方於公務有益再精河倉糧以及地方事務向由內地佐雜派往管理五年更換今烏魯木齊庫爾喀喇烏蘇既改為額缺所有精河管糧雜職亦請改為額缺管理主簿一缺歸於庫爾喀喇烏蘇同知管轄如此辦理公務得收實效政體均歸畫一矣

一濟木薩地方為迪化州屬入境首站路當孔道初開之時僅設巡檢一員嗣因該處兵民漸多事務日繁乾隆四十年經臣具奏將巡檢改為縣丞至今雖甫四年但該處地當衝要田土肥沃為迪化一屬最盛之區現住戶民二千三百餘戶駐劄叅將一員眷兵千名不惟往來差務紛繁而且命盜戶婚事件日益增繁該處相距縣城二百三十餘里辦理一切實多掣肘今昔情形既有不同若仍設縣丞一員實覺不能彈壓臣謹按現在情形悉心酌議請將濟木薩縣丞改設知縣一員體制既屬相符而彈壓辦理亦不致竭蹶矣

一古城地方駐劄携眷滿洲官兵一千餘員名凡遇旗民交涉事件例應理事通判查辦乾隆四十年安駐之始臣查得奇臺縣屬事務尚屬無多是以奏准即將奇臺一

縣定為滿缺兼管古城理事通判事務以省繁費但查古城地當烏里素臺巴里坤伊犁各處來往衝途甚為緊要地土肥沃適年以來商民增至一千餘戶事務日繁今昔情形迥不相同且古城距縣九十餘里設遇命盜重案誠恐奇臺一縣不能兼顧於事無益臣籌酌請於古城添設理事通判一員承辦旗民交涉事宜其奇臺縣一缺仍行滿漢兼用專辦地方事件如此辦理責成既專公務可無歧誤矣

一綏來縣屬之土古里克為綏來景化二城適古之地田多水足戶民爭聚業已環居三百餘戶現在陸續增添奸良不一鼠竊鬥毆日所常有該處距城寫遠稽查難周臣酌擬請於土古里克添設巡檢一員彈壓管理庶於地方得有裨益矣

一迪化州相距土魯番五百餘里其間並未安設營屯地曠人稀形勢未能聯絡且適中之地為哈喇巴爾噶遜山口南通回疆西通伊犁塔爾巴哈臺各處土爾扈特游牧甚為隘要往來絡繹稽查必須嚴密應於該處駐劄眷兵方為有益臣查得烏魯木齊現有內地派往聽差隻身兵丁六百餘名五年班滿即應更換臣酌於各項差使內節省通融抽撥三百名揀派守備千把管領前赴哈喇巴爾噶遜駐劄巡守即令該弁帶領此項兵丁隨時帶築堡房俟此項差兵六百餘名班滿之時由內地簡僻營分酌裁守備千總等官并眷兵三百名前往該處駐守巡防所有原派隻身兵丁六百名全行撤回毋庸更換如此辦理既省差兵換班之煩且要隘嚴密聲勢亦覺聯絡矣以上數條臣愚昧所及謹就地方情形酌擬如蒙俞允所有

未盡一切事宜臣會同陝甘總督分條詳議另疏具奏

皇清奏議卷六十三

皇清奏議卷六十四

請釐定堯陵疏 乾隆四十五年

錢載

禮部侍郎臣錢載謹 奏為恭請 聖裁釐定堯陵事

竊臣今年奉 命祭告秦蜀回道山西平陽訪得帝堯

陵於城東北七十里所謂陬山澗中者尋奉 命典試

江南過東平訪向所祭堯陵於州東北二十里蘆泉山之

陽又臣奉 命督學山東時按試曹州道經平野遠瞻

曹濮間所祭之堯陵今臣裝所搨平陽堯陵石刻六軸敬

謹恭 呈別摺錄其草野之文石斷字缺謹硃圈句讀加

貼黃籤以便 御覽並錄乾隆元年禮部議山東撫臣

岳濬請東平堯陵改祀濮州原奏乾隆四十一年大學士

九卿遵 旨議大理寺卿尹嘉銓奏平陽堯陵原奏於

後臣前面 奏平陽所訪得面奉 諭旨許臣次第查

考今臣遍考諸書詳繹史記為斷敬為我皇上一一
陳之墨子堯北教八狄道死葬巫山之陰舜西教七戎道
死葬南紀之市山海經堯葬狄山之陽一名崇山二說似
不可稽惟呂氏春秋云堯葬於穀林史記呂不韋列傳是
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
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
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遷蓋極形其
侈濫故遷之撰五帝本紀於堯亦不書葬所未嘗采穀林
之說非特不之信也臣繹史記正文體例有以知古帝王
都於其所則葬於其所故遷之不書非闕文也五帝本紀
黃帝既云未嘗寔居又云邑於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
處以師兵為營衛是黃帝之都無常處也末云黃帝崩葬
橋山惟以黃帝之都無常處故必書其葬所此遷史例也

且於封禪書備載齊公孫卿奏黃帝上天之事而於本紀
自書葬橋山斯又遷之特筆已於是帝顓頊帝嚳帝堯皆
不書其所都不書其葬所帝顓頊帝嚳之不書猶可曰闕
文其在帝堯禹貢曰冀州夏本紀云禹行自冀州始後儒
以為尊京師五子之歌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尚書具有明
徵然則堯之都冀可無書也堯授舜舜授禹皆都冀州而
遷於帝舜則曰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
葬於江南九疑惟以舜都冀州而巡狩至蒼梧故必書其
葬所與黃帝同此實史記正文之例臣所云正文者蓋以
司馬遷後諸書之言堯陵如皇覽如帝王世紀前此如呂
氏春秋皆見收於劉宗裴駟史記集解以注入於史記不
書葬所之下遂爾紛煩不一臣謹斷以史記不采呂不韋
堯葬穀林之說而先據諸本紀正文以疏明其體例夏本

紀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則不於其所都之冀州矣故必書其葬所然其書葬所也乃於贊語中云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此則文章家之波宕然猶云或言者蓋慎之也於是黃帝之書葬舜之書葬禹之書葬凡三而文詞各別要之不崩於其所都故其書葬則一然則堯之都於其所而葬於其所不書葬可以思矣殷本紀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則湯都亳矣然其崩不書葬則都於其所而葬於其所已周本紀既曰武王至周贊語又曰周復都豐鎬武王之崩不書葬而先是云九年武王上祭於畢則文王墓也贊語又云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此皆旁見之法臣今年奉命致祭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之陵得見周公太公伯禽從葬之墓皆在今畢原上則周之都於其所而葬於

其所故不書實與殷湯帝堯不書葬之例一然則帝堯之都於平陽而葬於平陽可以信矣司馬遷云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故遷於以上本紀其例如是至於秦漢則近矣其所書葬又不可以例其前也臣謹再歷辨諸書之訛於後自呂氏春秋始云堯葬穀林司馬遷雖不采於史記而其說已流傳司馬遷武帝時人歷昭帝宣帝至元帝時劉向諫起昌陵疏乃歷叙堯葬濟陰邱壠皆小殷湯無葬處且云文武周公葬於畢皆無邱壠之處則實與臣所見之邱壠高大不合益向意祇在甚言薄葬非必考地志其云堯葬濟陰則沿訛於呂氏春秋也自此以後一說相承魏文帝好學王象繆襲等受詔撰皇覽皆記先代冢墓之處云堯冢在濟陰城陽仍劉向呂不韋也隋書經籍志皇覽一百二十卷如是之多則必侈必

濫矣今其書不存臣謹指其一條云呂尚冢在臨菑縣南去縣十里以臣所見太公墓實葬於周之畢原文王陵左周公墓右且禮記太公封於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以此思之皇覽所言未可盡信晉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仍皇覽之說云堯葬濟陰城陽西北四十里臣謹按史記正文堯辟位二十八年而崩其下不書葬地而小註乃駟案皇覽曰堯葬在濟陰城陽劉向曰堯葬濟陰邱壠山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即城陽堯都平陽於詩為唐國此皆劉宗裴駟牽合諸書之一說相承而劉向傳邱壠皆小已訛為邱壠山以致後此諸書之牽引者至謂與正史相符正史司馬遷未嘗言也後漢班固明帝永平初受詔撰漢書至章帝建初中始成班固前望劉向百二十餘年其餘地理志正文惟書成陽而唐顏師古又於其

下注云有堯冢靈臺班固未嘗言堯葬處也至劉宗范蔚宗後漢書郡國志乃直書成陽有堯冢靈臺考蔚宗八志未成而卒其補志乃蕭梁之劉昭而顏師古又已引郡國志以注地理志似此糾紛蓋魏之皇覽晉之帝王世紀其說方流傳也然則後此如晉書地理志之作於唐及宋史禮志凡書所引據堯陵如前說者臣亦不敢多所叙辨以上煩聖聽臣敬謹請再疏明其事後漢書章帝本紀元和二年東巡狩使使者祠唐堯於成湯靈臺此正文也蓋自劉向亦嘗據呂氏春秋班固雖未之采然其說之行閱二百餘年度其時濟陰成陽已定為堯冢又閱三十九年安帝延光三年東巡狩遣使者祠唐堯於成陽此亦後漢書正文是即乾隆元年山東撫臣岳濬奏請堯陵由東平改祀濮州為國家有典禮行告祭之處此臣從前

在山東時所遠瞻於平野畧無山川形勢之結構竊計非
 帝堯諸臣皆大聖人之所營建堯都平陽何事遠葬於濮
 州而所葬乃如是今訪得平陽堯陵之靈境蒙恩許
 臣次第查考然後知濮州所謂濟陰成陽處確非堯冢也
 北宋歐陽修集古錄南宋洪适隸釋皆列後漢堯祠祈雨
 碑修跋云碑云延熹十年仲春二月陽氣侵陰又云享祀
 羣神又云孟府君知堯精靈與天通神修治大殿以此知
 為祈雨於堯祠也堯祠在濟陰郡适跋云右濟陰太守孟
 郁修堯廟碑臣按延熹十年桓帝時也又後漢堯祠碑修
 跋云碑在濟陰碑云帝堯者蓋昔世之聖王也又云李樹
 連枝生於堯祠熹平四年建臣按熹平四年靈帝時也又
 後漢堯母碑修跋云其文畧曰慶都僊沒蓋葬於茲欲人
 莫知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臣按此似憑後云故

廷慰深惟大漢堯之苗胄當修堯祠於是修按皇覽云堯
 冢在濟陰成陽呂氏春秋云堯葬穀林皇甫謐云穀林即
 成陽然自史記地志及水經諸書無堯母葬處惟見於此
 碑蓋亦葬成陽也而諸書多為城陽惟此碑為成陽适跋
 云右成陽靈臺碑靈帝建寧五年立與堯廟二碑皆在成
 陽於是适按兩漢地志濟陰成陽有堯冢靈臺不明言靈
 臺為堯母冢也章帝紀元和二年使使者祠唐堯於成陽
 靈臺註引郭緣生述征記曰成陽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
 母慶都陵稱曰靈臺據此則與碑合靈臺非堯冢明矣臣按
今後漢書本注云郭緣生述征記曰成陽縣東南有堯母
慶都墓上有祠廟堯母陵俗亦名靈臺大母並無成陽有
堯陵陵南一里之句不臣謹按右第一碑第二碑修與适
知洪适所據者何本
 所跋確是堯廟堯祠第三碑亦云當修堯祠修跋此碑似
 猶疑堯母葬處乃引皇覽呂氏春秋皇甫謐而云亦葬成

陽者意謂帝堯蓋虛詞也若修所收之碑文確叙堯冢則何必引書以為據至迨跋此碑云靈臺非堯冢明矣蓋信章帝紀之成陽靈臺而直闢郡國志之大書成陽有堯冢靈臺也據此濮州夙有堯廟堯祠與堯母靈臺而未嘗有堯冢臣又覆考隸釋所載孟郁修堯廟碑云聞帝堯陵在成陽遣戶曹掾具中牢祠又云與西宮學生又云修治大殿是因祀廟修廟而先以虛詞敷佐而照耀之故曰聞若其有陵即其地叙其事何必曰聞又覆考堯祠碑云復舊典造立靈廟以一太牢秩祠又云乃共立壇墀刊碑紀石是因重建堯廟而設壇墀未嘗先有靈也蓋堯陵未知實處而人之欲有堯陵於濟陰成陽者實其敬聖之誠然則章帝之祠唐堯於成陽靈臺祠其廟也安帝之祠唐堯於成陽亦非祠其陵也而後此之引後漢有三碑與皇覽帝

王世紀諸書相附者並不詳繹碑文以分別祠廟陵之義緣好異之書如晉時所出竹書紀年云帝堯八十九年作游宮於陶九十年游居於陶一百年陟於陶蓋陶邱在濟陰也然南齊任昉所收永初山川記云堯先居陶後居唐曰陶唐氏也至唐之魏王泰迺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郵城北引竹書云昔堯德衰為舜所囚又有偃朱故城引竹書云舜囚堯復偃丹朱使不與父相見此皆右穀林之說者必欲附會堯之嘗居濟陰且陟於濟陰則度必葬於濟陰矣後魏酈道元注水經備引成陽有堯陵有堯母慶都陵有堯妃中山夫人祠然於後結束云考地驗狀咸為疎僻蓋聞疑書疑耳自濟陰既當有堯陵好事者附之堯母慶都陵又附之中山夫人祠道元在後魏時已無可考驗概之以聞疑書疑然則濟陰之無堯陵信矣惟考今其處存元徐世

雄書帝堯墓而世之引水經注以考堯陵者但繁稱其前三字一碑幅而脫畧其末尾殊失酈道元所以備引之本意東平之祠堯陵宋開寶詔祠堯於鄆州鄆州今東平也明洪武四年祠堯於東平祭文云遣官奠祀修陵臣昨訪蘆泉山處陵在平地後立一磚墻冢高四尺貼墻出小頂前去頂尺餘一雲龍紋石片平其上左右前各鑲一石片如擁護然臣於石片缺處仰瞻鬆土歌落有斷磚零石而貼墻小頂生草一堆其地之前稍左有東門山西門山斜走缺斷畧無環抱斷然非帝堯葬處此岳濬請改祀濮州禮臣議准不為無據也至尹嘉銓之奏平陽考據未備廷臣議駁自當慎守舊典今臣考得後漢王充以為堯葬冀州此語僅見於南宋羅泌路史其子羅革之注且以為妄之甚蓋右濟陰之說者必廢平陽之說則此語蓋實也臣又考得北

史魏孝文帝本紀太和十六年祠堯於平陽此亦祠於廟二十一年至平陽遣使者以太牢祭唐堯此當祭於陵先是二十年遣使者以太牢祭漢光武及明章二帝陵唐高宗顯慶二年帝在雒陽宮遣使者以少牢祭漢光武後魏孝文帝陵蓋凡書祠者當是廟凡書祭者當是陵夫在孝文時猶常修祀於平陽而酈道元父酈範孝文所任用道元仕宣武孝明之時水經注之於濟陰已云聞疑書疑然則平陽之蹟猶自昭灼而濟陰之蹟固已渺茫矣且考文帝自代遷雒其時江左劉宋蕭齊之遞嬗所以濟陰之一說自沿於劉宋裴駟而孝文之太牢自行於冀州漢郡臣按後漢書郡國志據此為斷則後此如唐開元五年詔褚無平陽屬河東郡量祠堯平陽之見於史者臣亦不敢多引以上煩聽今臣訪得平陽堯陵乃是地中有山也今年臣蒙

恩遣祭黃帝陵於中部縣橋山見橋山之靈境猶未觸地
中有山之義及見陵於陬山與黃帝陵各形勢而氣象同
易曰地中有山乃知四周山高起憑其迴環曲折不斷於
其入處如入地中比及見其山乃安於地上水自深於地
中蓋地在中也臣無簡明之筆謹瑣陳兩山之形勝落
水在橋山東自北流南入宜君縣境折而西以北趨黃河
延綏慶陽之間有山曰西山延長一千二百里以起為橋
山穹然橫亘九里黃帝葬穹處下古栢千株其前平出則
立土直下際水之行路也其後華蓋三峯擁之三峯垂下
即起橋山其接斷處填一石形家所謂過峽也四圓而中
空如橋橋山之名以此其右山連後峯轉而出立土如嶽
體十數里迴於前為橋山對面之山盤陀黃石填其下坦
如開懷橫疊小土山八九層皆與橋山勢相讓相合又環

而左際水山脚重重抱於橋山左而後峯轉左之山脚出
與相錯蓋自右迴前轉左復趨後之高山四周如環其頂
如平坦而平頂之外無一峯尖四周之內無一矗石實則
四周山之下與橋山三面之下如鑿空然皆地也所最神
者右山肩落一水曰沮水先分一流入峽之石中出於左
而前其右之一流深於地中自後而前復自右而左過中
部縣繞橋山前轉左以趨後恰與峽中出者會蓋一水之
分而復合為一氣也左肩又落一水俱合於橋山左腋屈
曲出以會落水而左折於對面山之外其初之入自橋山
西經耀州南兩山狹路中二百餘里東折而上延長百里
之高山宜君縣立山上也過此逶迤北折而坦兩山相夾
不啻入於地中則見橋山矣陬山之堯陵平陽城東北四
十里村徑漸狹而坦有坊曰堯天咫尺于是土山夾入蓋

土門也漸坦漸下如入地中則見左右土山皆壁立村居種作寬窄隨灣其外西也遠山環之其內東也一水西出右之壁立乃陵背之他山轉前為陵之對山自東而西以出於左三十里其頂參差不斷而入者當為右也左之壁立乃陵之本山右肩衡分自東而西以出於右三十里其頂參差不斷而入者當為左也蓋堯陵南向也左右之相距至窄亦不太寬而兩壁之立無可以路而出也初高二丈四五丈皆立土至頂漸則大小黃石層疊於下其上立土至頂更入更高左之疊石較多於右祇一路跨水左右至於陵止距按山名曰取陬也於義為通其中水口大石脚高低層疊漸如棧行再入又一口則石大且多水衝下矣再入大壑大岩左右過水行無路處其上大石灘落水再入再折石多水急少可種作行於岩上俯聽水聲於是徑益仄岩

愈峻乃高石壁列左如排而右亦蒼然高此大川嶽鴻濛氣象也乃大石平出壁立之土頂下或盤陀石疊疊十數層或小方石疊疊數十層於是大平石左而出右而出水屈曲其間蓋自山口以入不啻入於地中乃大轉大折於高壁大峽中以入於右古栢如蒼虬則見陵山矣陵山純土其左其前直下際水其右低畝許今種作也其上平如地三四百餘步後擁五峯圓頂連排小方石疊成亦不見後山之頂五峯垂下起為翠阜左頂高一百五十尺右頂及其半廣二百餘步春生之氣盎然和粹神明在焉其前猶存小店三楹兩廡各三楹蓋此一百五十尺天然之土安於平如地之山上也其南則對面之山十數小圓峯坦如開懷下為石場際水皆盤陀黃石比至陵前盤陀黃石左縮右伸與上左高右低之翠阜若相配然所最神者一

水自陵山之背後山之根夾出於左而右轉至立土之左
脈轉前過右而復出於前則高壁大峽間矣一流三十里
出於口外之左若無此水則三十里至於陵氣塞不通終
古荒絕也若非此水則至於陵且路他出矣臣敬謹瑣陳
兩山仰祈 聖心俯鑒黃帝諸臣其所相度營建不必
相同而實有相同之形勝臣謹按陬山之金泰和碑亦云
穀林之說獨出於皇甫士安之屬又云踪跡明甚元碑所
紀猶可從信明碑云徹唐太宗像平陽志云唐太宗征遼
過此拜於墓下自塑像以配帝堯然李唐陶唐罄心援附
則堯陵當日口耳相傳實在平陽唐太宗起於太原必稔
平陽若非自塑像後人何以塑於荒陵明碑又云今日始
廟而祭之荒山之中蓋其時方祀堯陵於東平何敢誦言
也夫帝堯之神明自在宇宙間亦何釋乎山東山西帝堯

之陵天地皆將祐之豈有或然之憲然求其真而覈其實
恭遇 皇上七旬萬壽大慶之年嘉澤普洽神明麻暢
來春 翠華巡幸五臺堯陵適在山西界中前者臣仰
聆 諭旨從前議駁之後 聖心常想堯陵當在平
陽何以有遠葬山東之事臣所考大段如是伏祈 聖
裁釐定四千一百餘年久湮之跡實亦天心有待陶唐氏
之遺民臣與之問訊口耳相傳欣欣樂道豈特金泰和碑
所云踪跡明甚也臣愈陳愈瑣戰慄惶伏祈 睿鑒
施行

再陳堯陵疏乾隆四十五年

錢載

禮部侍郎臣錢載謹 奏為再陳堯陵恭懇 聖恩俯
鑒事竊臣遵 旨次第查考堯陵考得平陽之堯陵屬
實濮州之堯陵屬虛敬謹具摺覆 奏奉 旨大學士

九卿會同該部議奏欽此禮部主稿議駁覆奏奉
依議欽此臣自應嘿息何敢復陳但臣原奏祇辨堯陵之
有無並未嘗敢一字涉及改祀之處然即此一事之議禮
教攸關臣敬謹再 奏竊以堯葬穀林之說實始於秦之
呂不韋而牽合漢劉向堯葬濟陰及班固漢書地理志成
陽屬濟陰郡以傳穀林之說實由於晉之皇甫謐其辨駁
濟陰成陽之無堯冢者莫詳於後魏酈道元之水經注水
經注云帝王世紀曰堯葬濟陰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為穀
林臣謹按此即皇甫謐之牽三說而合之也其下接注云
墨子以為堯北教八狄道死葬蛭山之陰山海經云堯葬
狄山之陽一名崇山二說合殊以為成陽近是堯冢也臣
謹接以為近是則成陽之堯冢猶未見為確又云余按小
成陽在成陽西南半里俗謬以為因堯城士安蓋以是為

堯冢也臣謹按因堯城本屬竹書之荒唐况以是為堯冢
則道元之辨成陽無堯冢而心非皇甫謐也蓋已太甚然
後於其注之又一段備言今成陽有堯陵有堯母慶都陵
有中山夫人祠俱詳里數其所謂今者州縣之所興設有
此現在也乃復引郭緣生述征記所言成陽堯陵中山夫
人祠堯母慶都冢俱詳里數以見今與古里數參差不合
夫祠可移徙陵豈有移徙者何以今與古里數乃不合於
是其結束云考地驗狀咸為踈僻蓋聞疑書疑耳則並郭
緣生亦概斥之矣臣謹據此道元之三層辨駁臣所以信
濮州之堯陵屬虛然臣之所以信平陽之堯陵屬實者臣
前奏謹據漢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夏殷周本紀正文之
例為斷蓋因呂不韋劉向皇甫謐之說皆收於劉宗裴駟
史記集解以註入司馬遷不書葬所之正文下其在司馬

遷周以前本紀之例古帝王都於其所崩於其所則葬於其所者皆不書葬何以明之即以其不崩於其所都者必書葬以知之如黃帝之遷徙往來無常處則書葬橋山如帝舜之都冀而崩於蒼梧之野則書葬於江南九疑如帝禹之都冀至於會稽而崩則書云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惟此三書顯然成例臣以是知帝堯之都於平陽崩於平陽即葬於平陽不書葬則今平陽之有堯陵蓋其實已至於秦漢之世近而皆書葬臣前奏云不可以例其前也又據後漢王充語堯葬冀州此語僅見於王充臣前奏云右穀林之說者必廢平陽之說所以王充僅見此語臣以是知堯都平陽為冀州則堯之崩於冀而葬於冀者實在平陽又據今陝山堯陵明碑云徹唐太宗像此等無名之碑誠不足據然唐太宗之舊有像

而徹之不必誣也即平陽志書亦何以足據然相傳唐太宗自塑像以配帝堯臣前奏云唐太宗起於太原必稔平陽若非自塑像後人何以塑像於荒陵蓋唐太宗侑座之像嘗自像於帝堯今日陝山之陵則帝堯今日陝山之陵猶未湮於唐太宗平陽之世臣亦何心臣以是知平陽之陝山實為堯陵況今陝山靈境鴻濛氣象無可華飾非可遊玩臣口不能言筆不能述臣前奏謹以所見黃帝之橋山比絜者伏冀 聖心俯鑒黃帝諸臣帝堯諸臣其所相度經營不必相同而實有相同之心跡此非親至其地者不知今廷臣皆未嘗親至其地原不可輕信臣言遂以為可據臣敬謹戰慄伏祈 皇上 聖心俯鑒定司馬遷良史材正文之例黜呂不韋門下客浮說之訛辨皇甫謐牽合兩說之由審鄴道元駁翻三層之確念唐太宗

之李唐陶唐罄心援附而惜王充之傳疑傳信片語僅存以對答 帝堯之神明昭彰四千餘年荒山幽邃之中春氣尚存之蹟以振起人心於萬古 臣敬謹戰慄具摺伏祈 皇上睿鑒

酌籌沙莢善後事宜疏乾隆四十六年 軹延湖

兩廣總督臣覺羅巴延三廣東巡撫臣李湖跪 奏為酌籌沙莢善後事宜奏請 聖訓事竊照廣州府屬番禺縣之沙灣莢塘地方盜首梁亞香等糾夥行劫經臣等奏明勦捕先後擒獲二百三十餘名當將應行設立專營移駐叅游丞倅等員增添汛兵俾敷汛守一切善後章程必得悉心諮詢通盤籌畫隨行據藩臬兩司協同該管道府分條酌議前來臣等細核從前文武建設之章程察看今昔地方情形之緩急審其要害輕重權其損益因宜謬

抒管見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沙莢適中之坑頭村應請改設廳員重其職守以資彈壓而專責成也查沙灣南岸之市橋村向設沙灣巡檢一員北岸之新造墟向設莢塘司巡檢一員各管一百餘村專司緝捕雍正七年提臣王紹緒以該二處為濱海盜藪請將理猺同知移駐沙灣地方而督臣孔毓珣則稱理猺同知控制八排猺務未便輕撤改用番禺縣丞職分卑微不足以示威重且與巡檢官階不相上下勢難統屬一切稽查調度呼應不靈雖有協緝之名並無專管之責遇有查拏事件轉得互相觀望推諉不前因循日久上司亦且視為閒曹每逢差遣需人輒復就近調委以致該處巡防疎懈宵小潛生今賊匪雖一時廓清難保將來不復滋蔓從前提臣王紹緒條奏移駐同知所議不為無見而督臣

孔毓珣請將番禺縣丞移駐南村雖該村介在沙茭兩
巡司之中臣等親行履勘究屬地處偏北是當日設官既
輕移駐形勢亦未扼其要害惟沙灣迤東之坑頭村與茭
塘地方接壤實為現在盜匪窩巢適中之地若改設廳員
於此凡遠近各莊民戶出入生理作息往來查察既便耳
目易周而兩巡檢分駐南北聲息相通俱可隨時調遣且
相距設營之石碁地方不遠遇盜賊蠢動即可知會營員
堵截擒拏使之無從漏網控制似協機宜

一沙茭涌口甚多應於逼近大洋石碁村總口另設專營
督率巡防也查沙茭兩處素稱盜藪從前因沙灣之市橋
匪夥鴟張撥駐虎門按右營都司帶兵防守雍正七年前
督臣孔毓珣以市橋一帶盜賊較少南村係沙茭連界之
處恐奸宄時相勾結議將市橋都司奏移南村嗣乾隆二

十三年督臣楊應琚奏請將虎門協改為順德協與左翼
鎮互相調駐南村都司遂隨營掣歸順德另於移駐虎門
之左翼鎮標內抽撥守備一員前往駐劄當日籌畫非不
周詳但查南村接壤沙灣固不可無兵彈壓制其跳梁究
竟各盜夥劫皆在江洋並非本處肆掠若徒防其窩巢勾
結之由而不扼其咽喉出入之路則此散彼飛仍可潛相
糾約依然四出為匪盜源終難永靖茲臣等親勘各處涌
口出入情形除東西北三面或因河間隔或水道迂迴或
沙田淺淤不能順流入海唯迤南之石碁涌逼臨獅子內
洋為積年各路匪船總匯之捷徑一經踰越即不必經由
虎門海口便可直抵外洋較諸南村尤關緊要臣等管見
應請該處設立專營抽撥將領統帶重兵以遏賊衝不惟
匪船勢難透漏且與西北兩路分駐之廳備共成內外犄

角之形布置似為扼要
一各路水陸汛防宜確核今昔同異情形移改增添分別
裁併以資巡緝也查沙灣艾塘四面環水涌口水陸各汛
計共十五處從前建置緣由案卷不全無從悉其原委但
體察現在情形今昔不無同異且遷就塞責一時伏思沙艾善後
損益期於妥善不敢苟且遷就塞責一時伏思沙艾善後
事宜水汛最關緊要而石碁涌口一汛在今日實匪夥出
入之總路尤宜認真巡防現查該處水師汛房竟與陸汛
兵屋並列村內距涌口約八里許殊屬有名無實今擬改
置村外涌口之旁以便隨時盤詰其原安汛兵十四名尚
不敷更番巡守之用應酌添兵六名庶稽查出入船隻可
期嚴密石子頭汛南通浮蓮山大涌東接蓮花城涌係屬
出海要路四沙汛雖屬內河實西北一帶沿邊各涌總口

距石碁各二三十里向俱設外委一員應仍其舊惟每汛
順德三縣河道交界港汊多岐稽察難遍原安汛兵七名
實屬單弱且無弁目在汛協巡易致疎懈應增兵八名添
設外委一員往來督查並飭令兼查毗連之大石南山兩
汛其南山汛原派外委應行裁汰毋任冗設惟汛兵八名
原額尚少雖該汛水面徑直瞭望易週亦須增兵二名始
敷上下巡徼之用大石汛港汊多岐原安兵七名亦不敷
用應酌添兵三名市橋汛為商賈輻輳之地烟火萬家良
匪雜糅現駐沙灣巡檢一員原撥水師把總共兵十二名
現擬撤歸本標應另添石碁存營把總一員於原設兵十
二名外酌添兵八名協同巡防俾資彈壓大龍汛距市橋
汛十里原安兵六名不敷遊巡應添兵六名仍飭市橋汛
把總就近管轄北亭汛在黃岡陸汛之北原安兵十名不

數派遣應添兵四名其石碁迤北之螺涌汎雖有涌口祇通內河但原安兵六名未免太單應酌添兵四名俾資防守此各涌口水汎移改增添分別裁併之事宜也至沙茨陸汎原共五處而坑頭一汎實踞盜窩腹心原設廣州協把總一員兵三十二名校織遊巡今既移駐廳員彈壓似可無須多兵但該村四面俱通盜淵藪脫有匪夥竄逸必須分路跟追該廳雖現擬添設壯快而臨時搜捕尤資兵力應將原設弁兵撤回本標另添石碁存營外委一員帶兵三十二名同廳員駐守用備調遣又坑頭迤西之鍾村素為南海順德兩邑盜匪出入要路迤東明經村雖地處腹裏實與匪夥窩巢比鄰且有涌口通海查兩村從前俱未設汎現今情形未免疎漏茲酌於鍾村撥派外委一員領兵十六名置汎巡查以為坑頭右翼明經村撥兵十二

名俾便防緝以為坑頭左翼庶東西互相應援隱成常山之勢新造村民居櫛比商賈絡繹為茨塘迤北一大市鎮該村現駐茨塘司巡檢一員足資彈壓惟原安兵八名兵力太輕應酌增兵七名協同巡查以供調遣官橋村介處坑頭石碁之東密邇各匪巢穴原安兵七名不敷防守應添兵八名以備遊巡協緝之用員岡汎距南村駐劄守備之處止十五里呼吸可通原安兵十名足資巡緝毋庸議增至石碁陸汎現已改立專營毋須建設應行裁撤歸併此則各路陸汎移改增添分別裁併之事宜也以上水陸各原汎內惟陸路裁撤石碁一汎添設鍾村明經二汎統計增添裁減共十有六汎需兵二百三十九名俱應在石碁新設營內抽撥似此水汎圍繞於外陸汎聯貫於中首尾互應巡守兼資堵防始為嚴密狐鼠漸可潛踪矣

一營分雖改陸路地方仍屬水鄉應需酌留哨船以供追捕也查石子頭八汛從前每汛各設櫓槳船一隻在左翼鎮標撥派今該標弁兵現議撤回若將各巡船隨同裁撤一遇匪船偷越憑何尾追巡防仍屬無實今擬酌留哨船六隻分段派撥以便梭織巡遊之用查石碁為安營要地應設櫓船一隻快槳船一隻今新設之石碁營千把領兵十二名管駕官涌口安設櫓船一隻快槳船一隻該處附近石碁即令該將領在存營把總外委內輪帶兵十二名管駕市頭村安設快槳船一隻令隨同守備駐劄南村之外委帶兵十二名管駕市橋汛安設四櫓船一隻令該汛把總帶兵十二名管駕共需兵七十二名俱在石碁存營兵數內輪撥其巡查地段劃定界址晝夜輪巡遇有匪船即放號炮附近各汛駕船接應一體追擒盜匪自無從竄

逸矣

一石碁改設專營統歸陸路管轄宜與虎門左翼鎮沿海各口水師哨船聯絡聲援以資策應也查石碁之東為浮蓮山有大涌一道長四十餘里現石子頭汛內涌路總口安哨船一隻已足稽查涌東為左翼鎮水師汛界涌西為現設陸路石碁營汛界隔涌為石礪岡上建蓮花城砲臺係左翼鎮標內海口汛安設外委一員兵十五名防守外臨獅子洋面濱洋即艾塘洲二涌口現唯獨洲涌口汛有汶船汛槳船一隻配兵巡查艾塘涌口並無船汛既與內河巡船不相接連恐盜匪乘間偷越應於艾塘涌口補設船汛令左翼鎮派撥六櫓樓船一隻配兵管駕俾上下游巡不憲單薄且遙聯內河西南市橋水汛近接正南石子頭內口哨船聲勢聯絡策應有資其駐劄砲臺弁兵及兩

船汛兵巡防勤惰即就近責成駐劄石碁將領兼管稽查如有怠惰偷安不遵調度許其中報左翼鎮責革除名不得稍存歧視

一移駐兵丁應請添建兵房以資棲息也查各標召募兵丁大半皆由土著駐劄營分不離本籍是以定例每兵一名官給兵房一間在該兵或有祖遺舊居或有自置房屋通融酌給不虞房少人多今議改駐汛地勢須挈眷遷移若給房數眷口難容兵力易至竭蹶未免分心內顧應請每兵一名准給兩間以資棲息

一沙茨各村船隻應立法清釐專責廳員查察以肅河路也粵東在水鄉行旅往來載運全資舟楫查現行船政如編號給照設保稽查立法本極周密乃沙茨等村盜匪敢於私置巨船添設多槳糾夥四出雖因該地僻處海濱

一時稽查難及實由上下奉行不力有法無人遂致兵役地保賄縱徇隱竟成痼疾若不立法清釐誠恐故智復萌臣等除將河道涌口現經查出匪船悉行拆毀外其各村民船嗣後責成該管廳員就近督率沙茨二巡檢無論大小均各徹底查明分項編號並將船戶姓氏及所用櫓槳數目登記檔冊給予印照並於船旁印烙刊寫使人一望瞭然無從影射仍彙冊移府行縣備查其有外出之船俟回日補編給照凡大船櫓頭在七尺以上者准配用四槳小船六尺以下者只許配用兩槳倘有用四槳以上者無論本地外來即行查拿究治至民間製造出洋船隻應先呈明該廳查實批准始許製造如私造船出海無論是否為盜一併嚴究重懲船料入官查有為匪情事並將知情之工匠縱容之地保兵役俱與盜賊同科廳員失察嚴參

議處仍行令附近沿海沿河各州縣遵照畫一清理毋啟
覬覦

一沙茭新設文武應請計俸即陞分別議處以示勸懲也
查移駐廳營原為緝拿盜匪必令久於其任方可以專責
成所有文武各缺均應在外揀調照海疆例五年俸滿保
陞免其一切差遣並不准委署別缺遇有失事文職巡檢
為專管廳員為兼轄武職以千總外委為專管守備為兼
轄將領為統轄五年內如有承緝盜案處分停其陞轉各
屬拿獲強劫盜犯訊係沙茭兩處民人究明偷越月日即
照失察奸民出口例嚴叅庶文武各顧考成督率巡防不
敢稍有疎懈至沙灣茭塘兩巡檢原定三年並無盜案准
予保題即陞之例未免過優請改照廳員五年保陞舊例
應行停止以上八條俱係沙茭兩處地方切要事宜臣等

諮詢明確僉謀皆同此外如清釐保甲私造軍器一切應
行應禁定有成例者均應嚴切申明責成新設廳員督同
沙茭兩巡檢實力辦理臣等仍留心查察倘有奉行不力
即予嚴叅是否有當謹會同廣東提督臣寶瓚合詞具
奏

覆奏民生吏治疏 乾隆四十七年 畢沅

三品頂帶辦理陝西巡撫事務臣畢沅跪 奏為遵
旨覆奏事竊臣接准部咨欽奉 上諭以原任刑部侍

郎任克溥前後條陳各事宜皆關係士習民風官方吏治
現在有無似此未經整頓者著大學士九卿科道及各督
撫直據所見據實奏聞欽此 臣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
上整飭官方兼憂民隱勤求 乙夜 睿慮旁周 臣
伏念 國家定鼎之初值前明綱紀頹廢之後仰蒙

列聖相承勵精圖治克臻上理 皇上際累洽重熙之
會 御極四十七年綜理萬幾兢兢業業雖 聖壽
已越古稀而致治有如一日所有士習民風官方吏治豈
尚未經整頓以待臣等之建白乃復仰紆 宸憲博訪
周咨古先哲王所為治益求治安益求安之至意穆然可
以想見臣竊惟 國家大計不過民生吏治二端而建官
之本意則以勤民為主勤民之要終以足食為先我
皇上子惠元元三蠲供賦兩免漕糈偶值偏災不惜重發
帑金惟恐一夫失所所以計藏富於民者至周且悉誠
三五以來史冊所為罕覩但時會承平百數十年生齒日
繁而天地生財只有此數是以民間逐末日事營求不過
此絀彼盈生計所資終未見日臻優裕臣粗覽載籍竊見
民生衣食之源大率農民為要畜牧次之因土之宜而盡

民之力以收自然之利其在西北等省施之尤當而易行
即如陝西古稱四塞雄封地大物博唐虞以來厥田稱上
迨及成周尤以稼穡為重豳風無逸所陳至今猶可想其
遺意惟司牧者以其事無近功不復為之措意以致小民
失業者多往往流為惰窳臣仰蒙 恩命載撫關中先
後十有餘年郡邑巡行所至竊見漢中興安商州各府州
屬延亘南山內外水土饒益過年楚蜀隴豫無籍窮黎扶
老携幼前來開墾者甚衆但疆里綿邈高原下隰閒曠尚
多近者山南一帶荷蒙 俞允添設府廳佐貳等官以
控制將來擬即令其詳加相度廣勸耕屯以無業之民而
闢可耕之土若成熟後按夫計畝全活自多即如乾隆四
十三四等年兩湖偶被災稔小民流徙絡繹前來臣彼時
閱兵漢南目擊情形督率有司妥為安插分令就地開荒

男婦不下十餘萬人俱得安然樂業遂成土著此其明驗也至西安同州鳳翔三府邠乾二州沃野千里實為陸海輿區臣近加體察民間耕讀相半素鮮蓋藏殷實之戶十不得一緣其平時所恃不過農田而秦中地厚水深山澤之氣不通每有恒暘之咎連年仰賴 皇上宵旰勤勞雨暘時若年穀順成但臣下職在牧民於人事未盡而冀邀 天貺於未然其道終難久恃夫黃河為數省患惟寧夏一府引水灌田五邑並蒙其利涇陽龍洞一渠為關內膏腴之最秦漢至今民霑渥澤前因年久淤塞灌田僅一萬餘畝臣因 奏請重加疏濬今已灌十萬有餘可知民間利病果能悉心經理未有不收其美利者伏思關右大川如涇渭灃澧瀉漓洛漆沮汧等水流長源遠若能就近疏引築堰開渠到處可行水利無如司事者

意計所在既不與民瘼相關小民心知其利又復道謀築室不潰於成即向來本有渠道地方亦多廢而不舉以致泥滓淤積水流旁溢大者逼窄小者斷流是以偶值曠乾便成荒歉臣現擬督率司道飭查各屬將境內形勢高下川原細加量度何處可以開渠幾條某渠可以灌田幾畝其舊時所有渠堰向日灌田若干現在灌田若干一一據實具報倘有不敷挹注者當即為之籌酌或勸民自為疏濬或酌借公項代為辦理則以時蓄洩自無水旱之虞而瘠土變為良田三農自獲倍收之利況三秦為中土上游大川半在其地若分為溝洫蓄作陂池則入黃之水其勢並可少殺於事理不無裨益他如省北延安榆林二府以綏德鄜州地多砂磧每以邊境高寒雨澤少愆西成即憂歉薄臣竊見古來雲中北地五原上郡諸處畜牧為天下

饒至以谷量牛馬即唐時開元年間隴右牧政考成不過數年馬至四十三萬牛至五萬羊至二十八萬茲者地土依然水草猶在倘能經畫有得安知今不如古臣於七月間巡防所至見沿邊水草尚為豐茂若飭令各屬有司詢問鄉堡每邑計其成數情形畜牧者約有若干人駝馬牛羊約需若干匹由府彙報到司酌籌開款購買分給民間令其試養並雇覓善於長養之人教民喂飼每屬酌派佐雜等官查核經理俟次年孳生後除交還官項外餘即賞給本人以為資本嗣是孳生羊羣十取其一馬駝牛十五取其一其餘除資本外聽民自為販賣則邊氓生計可望漸臻饒裕其腹地沿山傍水如終南太白汧渭沙苑之間係歷代畜牧之場亦可徐徐籌辦倘數年後果有成效將來新疆各路屯兵民戶俱可做而行之令其耕作與畜牧

相兼緣耕作所入只敷本戶供支畜牧工本無多而休養蕃息日見充盈則民力漸裕兵力愈強此實邊土無窮之利也至州縣為親民之官所關最要得其人則一邑之民享其利不得其人則一邑之民受其害如病在貪酷則日事誅求而良善難安生業病在因循則聽從胥吏而閭里鮮得安居其中稍有才具者又復以酬應為能不以地方為事此等病民之官尤當隨時釐剔大示懲創再一州一縣大者不過數百里而遙近在任數年而四鄉未嘗一者所謂司牧者謂何臣現擬飭屬嗣後於本境四鄉或一歲之內或一季之內務須輕車減從周遍巡行按查保甲稽查游惰如有利病所關應行應革事宜具稟上官以便隨時查辦至春秋祈報宣講 聖諭朔望行香雖係事屬儀文然小民日事觀瞻自有隱相維係之故下情易於

上達而匪僻難以潛滋益編氓目見耳聞共知法紀所在未始不可化莠為良地方羣吏皆當實力奉行不得以為無關考成視為具文以上各件若就目前而論雖小效近功然月計不足歲計有餘行之既久則戶慶盈寧人歌樂利官方士習未有不蒸蒸日上者至大吏為闔屬視效所關自當以聖主愛民之心為心以足民之事為事損上益下潔己奉公董率監司牧守講求實政化導士民俾衣食足而知禮義此臣等守土之責所當隨事隨時共相勗勵者也欽奉諭旨垂詢謹就管見所及據實覆奏

皇清奏議卷六十四

67
16
481

終

